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五禮通考卷二百六十一

詳校官侍郎臣劉躍雲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録監生臣任揖文

五禮通考卷二百六十一

刑部尚書秦蕙田撰

凶禮十六

喪禮

儀禮既夕　鄭目録云士喪禮之下篇也既已也謂先葬二日已夕哭時與葬間一日凡朝廟日請啟期必容焉此諸侯之下士一廟其上士二廟則既夕哭先葬前三日别録名士喪禮下篇

既夕哭　注既已也謂出門哭止復外位時　請啟期告於賓　注將葬當遷柩於是乃請

啟殯之期於主人以告賓賓宜知其時也

張氏爾岐曰請啟期主人曰在明旦有司遂以告賓

蕙田案以上請啟期是葬前二日事

夙興設盥於祖廟門外注祖王父也下士祖禰共廟疏此設盥亦在門外東方如大斂也

盛氏世佐曰大夫士將出必先釋幣於禰故將葬亦朝焉所以達死者之志也兼朝祖者祖亦平生所述事也官師一廟據尊者而言故惟云祖其有二廟者則各於其廟朝之

陳鼎皆如殯東方之饌亦如之注皆皆三鼎也如殯如大斂既殯之奠

牀饌於階間注侇之言尸也朝正柩用此牀　疏謂柩至祖廟兩楹之間尸北首之時乃用此牀

蕙田案以上陳朝祖奠

二燭俟於殯門外注早闇以為明也燭用蒸　疏大曰薪小曰蒸丈夫髽散帶垂即位如初注為將啟變也此互文以相見耳髽婦人之變喪服小記曰男子免而婦人髽男子冠而婦人笄如初朝夕哭門外位　疏髽是婦人之變則免是男子之變今丈夫見其人不見免則丈夫當免矣婦人見其髽不見人則婦人當髽矣故云互文以相見耳小斂之時斬衰男子括髮齊衰以下男子免啟殯之後雖斬衰亦免而無括髮

熊氏朋來曰小記男子免婦人髽自足為證既夕經文必亦如小記所言而有脫字註者妄謂互文適以

惑人

也

盛氏世佐曰丈夫髺髮免婦人髽其制一也因男女異其名耳丈夫之髺髮免皆去冠婦人之髽不皆去笄上篇云婦人髽於室是時未成服去笄而髽以對丈夫髺髮免而言喪服經云布總箭笄髽衰三年笄髽並言則著笄亦復著髽矣此男女之別也丈夫而言髽者散文通也變免言髽者以是時斬衰者當髺髮齊衰以下乃著免言免不得兼髺髮言髽則得兼髺髮免也不言婦人者丈夫如此則婦人之變可知

斬衰者麻髽齊衰以下皆布髽矣

蕙田案以喪服小記證之則丈夫以下當有脫字注疏以為互文亦曲解也盛氏之説與

注疏異附之以備一觧未識果是否也

婦人不哭主人拜賓入即位袒注此不蒙如初者以男子入門不哭也不哭者將有事止讙囂也

商祝免袒執功布入升自西階盡階不升堂聲三啟三命哭注功布灰治之布也執之以接神為有所拂仿也聲三三有聲存神也啟三三言啟告神也舊說以為聲噫興也今文免作統　疏拂仿猶言拂拭

燭入注照徹與啟殯者燭入室中照徹奠　疏一燭於堂照開殯俾也

祝降與夏祝交于階下取銘置於重注祝降者祝徹宿奠降也與夏祝交事相接也夏祝取銘置於重為啟殯遷之吉事交相左凶事交相右　疏此祝不言商夏則周

祝也燭入室時周祝從而入徹宿奠降降時夏祝自下升取銘降至於重為妨啟殯故也周祝降階當近東夏祝升階當近西是交相右也

踊無筭　注主人也　疏此開棺柩之時

商祝拂柩用功布幠用夷衾　注拂去塵也幠覆之為其形露　疏夷衾於後無徹文當隨柩入壙矣

戴氏世佐曰此不見舉殯者升之節亦文不具

蕙田案以上啟殯

遷於祖用軸　注遷徙也徙於祖朝祖廟也檀弓曰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蓋象平生時將出必辭尊者軸輁軸也軸狀如轉轔刻兩頭為軹輁狀如長牀穿桯前後著金乃關軸馬大夫諸侯以上有四周謂之輴天子畫之以龍

黄氏幹曰案本經記有朝禰一節禮畢乃適祖今經文但言朝祖注云上士祖禰異廟下士祖禰共廟專言祖者共廟則舉祖以包禰兼言禰者異廟則先禰而後祖經言下士記言上士文有詳畧蓋互見耳

重先奠從燭從柩從燭從主人從注行之序也主人從者丈夫由右婦人由左以服之親疏為先後各從其昭穆男賓在前女賓在後疏柩前後有燭以柩車隅闇故各有燭以照道及至廟燭在前者升燭正柩在後者在階下燭升柩

郝氏敬曰奠即室中先夕之奠燭即前二燭

蕙田案奠者昨日之夕奠設於室中者也以其從殯宮而來故下注謂之從奠重與奠皆

神之所馮依故啟殯遷祖之日以二者先柩而行也

升自西階注柩也猶用子道不由阼也

敖氏繼公曰升自西階神之也凡柩歸自外而入廟者既小斂則升自阼階未忍異於生也既大斂則升自西階此亦入廟耳故其禮與大斂而入者同

奠俟於下東面北上注俟正柩也

主人從升婦人升東面衆主人東即位注東方之位疏舉主婦東面主人西面可知唯主人主婦升衆主人從柩至西階下遂鄉東階下即西面位

蕙田案衆主人東即位監本脱主字據張爾岐本增入

正柩於兩楹間用夷牀注兩楹間象鄉户牖也是時柩北首　疏户牖之間賓客之位亦是人君受臣子朝事之處父母神之所在故於兩楹之間北面鄉之主人柩東西面置重如初注如殯宮時也　疏亦如上篇三分庭一在南西置之席升設於柩西奠設如初巾之升降自西階注席設於柩之西直柩之西當西階也從奠設如初東面也不統於柩神不西面也不設柩東東非神位也巾之者為禦當風塵　疏殯宮朝夕奠設於室中者從柩而來還據室中東面設之於席前也

楊氏復曰喪奠之禮有三變始死奠於尸東小斂奠亦如之既殯奠於奥設席東面朝夕奠朔月奠薦新奠亦如之啓殯入廟席設於柩西奠設如初如初者如室中之神席東面也朝祖奠亦如之降奠及祖奠遣奠皆如之但設於柩東為異

主人踊無算降拜賓即位踊襲主婦及親者由足西面

注設奠時婦人皆室戸西南面奠畢乃得東面親者西面堂上廹疏者可以居房中　疏主人從殯宫中降拜賓入即位袒至此乃襲襲者先即位踊踊訖乃襲絰於序東也設奠之時婦人辟之户西南面待設奠訖乃由柩足鄉東西面不即鄉柩東西面者以主人在柩東待奠訖主人降拜賓婦人乃得東也

郝氏敬曰由足柩北首以南為足

蕙田案以上朝祖

薦車直東榮北輈注薦進也進車者象生時將行陳駕也今時謂之魂車輈轅也車當東榮東陳西上於中庭　疏以明旦將行故豫陳車此車非載柩之車即記云薦乘車道車槀車也以此言之先陳乘車次陳道車次陳槀車質明滅燭注質正也徹者升自阼階降自西階注徹者辟新奠不設序西南已再設為褻　疏徹者徹去從奠以辟新奠也乃奠如初升降自西階注為遷祖奠也奠升不由阼階柩北首辟其足　疏如初者亦於柩西當階之上東面席前奠之

欽定義疏從奠即昨日之夕奠也此遷祖奠則本日之朝奠矣惟於質明後不用燭耳徹從奠而後設遷祖

奠徹遷祖奠而後設祖奠祖奠則啟奠也凡設啟奠當夕則不夕奠當朝則不朝奠以日奠不過於二也朱子語類問朝祖時有遷祖奠恐在祖廟之前祖無奠而亡者雖獨饗否曰不須如此理會禮說有奠處自合有無奠處自合無更何用疑

欽定義疏始死之後將葬柩行之前無頃刻離於奠者直以是為䰟魄之凴焉若祖禰在廟而以喪奠干之是瀆且不類也問者眛於吉凶之分非可與言禮者

故朱子以不答答之

主人要節而踊注節升降　疏奠升時主人踊降時婦人踊由重南主人踊此不言婦人丈不具也

薦馬纓三就入門北面交轡圉人夾牽之注駕車之馬每車二足纓今馬鞅也就成也諸侯之臣飾纓以三色而三成此三色者蓋條絲也其著之如罽然天子之臣如其命數王之革路條纓圉人養馬者在左右曰夾既奠乃薦馬者為其踐汙廟中也凡入門參分庭一在南　疏此三色如聘禮記三色朱白蒼也

御者執策立于馬後哭成踊右還出注主人於是乃哭踊者薦車之禮成於薦馬　疏主人哭踊訖馬則右還而出

賓出主人送於門外

觀成案喪禮主哀薦車薦馬時主人無不哭踊之理故注以此哭成踊指主人言未嘗不是但玩丈義則上直云御者執策云云而下丈賔出始指明主人送則敖氏謂此哭踊乃指御者言於丈既順於理亦更周至蓋臨喪當哀與其事者亦應有哭踊時至主人之哭踊固不言可知爾

蕙田案以上薦車馬設遷祖奠

有司請祖期注亦因在外位請之當以告賓每事畢輒出將行而飲酒曰祖祖始也曰日側注側昳也謂將過中之時

張氏爾岐曰主人應有司之辭

主人入袒乃載踊無算卒束襲注袒為載變也乃舉柩卻下而載之束束棺於柩車賓出遂匠納車於階間謂此車　疏柩在堂北首今卻下以足鄉前下堂載於車也喪大記云君蓋用漆三衽三束檀弓曰棺束縮二横三彼是棺束此云卒束則非棺束是載柩訖乃以物束棺使與柩車相持不動也

敖氏繼公曰主人入袒當在阼階下既載則在柩東柩東之位亦當柩少北

降奠當前束 注 下遷祖之奠也當前束猶當尸腢也亦在柩車西束有前後也 疏 未束以前其奠使人執之待束訖乃降奠之當束也

鄭氏敬曰當柩車西之前束柩北首奠當尸右肩也

商祝飾柩一池紐前䞓後緇齊三采無貝 注 飾柩為設牆柳也巾奠乃牆謂此也牆有布帷柳有布荒池者象宮室之承霤以竹為之狀如小車笭衣以青布一池縣於柳前士不揄絞紐所以聯帷荒前赤後黑因以為飾左右面各有前後齊居柳之中央若今小車蓋上甤矣以三采繒為之上朱中白下蒼著以絮元士以上有貝 疏 柩車即周禮蜃車也四輪迫地兩畔豎軨子以帷繞之上以荒一池懸於前面荒之爪端荒上中央加齊喪大記注云在傍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柳也則帷荒總名為柳

柳之言聚諸飾之所聚也對言之則帷為牆象宮室有牆壁荒為柳以其荒有黼黻及齊三采諸色所聚故得柳名總而言之巾奠乃牆及檀弓云周人牆置翣皆牆中兼有柳縫人云衣翣柳之材柳中兼牆矣喪大記君三池大夫二池士一池君三面俱有大夫縣於兩相士縣於柳前面而已士不揄絞者揄鷂也絞者倉黃之色人君於倉皇色繒上又畫鷂雉之形縣於池下大夫士則闕之齊若人之臍亦居身之中央也喪大記云士齊三采一貝注云齊象車蓋蕤縫合雜采為之形如瓜分然綴貝落其上及旁彼為天子元士故有貝此諸侯之士故無貝也

張氏爾岐曰飾柩在旁為牆牆有帷在上為柳柳有荒牆柳自其縛木為格者而言帷荒自其張於外者而言池象承霤即檐也紐垂於四隅齊者柳之頂結也

設披注披絡柳棺上貫結於戴人居旁牽之以備傾虧喪大記曰士戴前纁後緇二披用纁張氏爾岐曰以帛繫棺紐着柳骨謂之戴又以帛繫戴而出其餘於帷外使人牽之謂之披

屬引注屬猶著也引所以引柩車在軸輴曰紼古者人引柩春秋傳曰坐引而哭之三疏引謂紼繩屬著於柩車

欽定義疏棺飾曰柳蓋以杞柳為骨而外以布衣之柳者以其質言牆者以其形言也池孔氏謂織竹為籠蓋為長籠仰之類池也齊荒之頂也若今之轎頂然束棺於柩車者曰束連繫棺束與柳材而結之者曰

戴貫結於戴而出之於外人居旁牽之者曰披車之轃前後出横縛於轃以屬引者曰輅以長繩屬輅之兩端而人引之者曰引行道曰引在棺曰紼

蕙田案以上載柩飾柩車

陳明器於乘車之西 注明器藏器也檀弓曰其曰明器神明之也言神明者異於生器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斵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有鍾磬而無筍簴陳器於乘車之西則重之北也

折横覆之 注折猶庪也方鑿連木為之蓋如牀而縮者三横者五無簀窆事畢加之壙上以承抗席横陳之者為苞筲以下纁於其北便也覆之見善面也 疏折加於壙時善者鄉下今陳之反善面鄉上也

抗木橫三縮二注抗禦也所以禦止土者其橫與縮各足掩壙　疏明器由羨道入壙口惟以下棺大小容棺而已今抗木亦足掩壙口也

加抗席三注席所以禦塵　疏加者加於抗木之上

加茵用疏布緇翦有幅亦縮二橫二注茵所以藉棺者翦淺也幅緣之亦者亦抗木也及其用之木三在上茵二在下象天三合地二人藏其中焉　疏以後陳者先用故先陳抗木於上次陳抗席而後陳茵及葬時茵先入壙窆事訖加折壙上則先用抗席後用抗木是其次也折於抗席前用而不加於抗席之上者以長大故別陳於南用之仍在茵後

張氏爾岐曰茵設壙中先布橫三乃布縮二厝柩後施抗壙上先用縮二乃用橫三注云木三在上茵二在下據既設後人所見而言也其實抗茵皆三者在外二者在內如渾天家地之上下周匝皆有天也

器西南上綪注器目言之也陳明器以西行南端為上綪屈也不容則屈而反之茵注茵在抗木上陳器次而北也疏茵非明器而言之者陳器從此茵鄉北為次第故也苞二注所以裹奠羊豕之肉疏下文既設遣奠而云苞牲取下體故知苞二所以裹奠羊豕之肉筲三黍稷麥注筲畚種類也其容蓋與簋同一穀也疏筲以管草為之畚器所以盛種此筲與畚同類也甕三醯醢屑冪用疏布注甕瓦器其容亦蓋一穀屑薑桂之屑也內則曰屑桂與薑冪覆也甒二醴酒冪用功布注甒亦瓦器皆木桁久之注桁所以庪苞筲甕甒也久當為炙炙謂以蓋案塞其口每器異桁用器弓矢耒耜兩敦兩杅槃匜匜實於槃中南流注此皆常用之器也杅盛湯漿槃匜盥器也流匜口也

敖氏繼公曰耒耜田器也此有爵矣乃以耒耜為用器為其有圭田故也圭田者主人所親耕以共祭祀之齊盛者也

無祭器注士禮略也大夫以上兼用鬼器人器也疏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士禮略無祭器有明器而實之大夫以上尊者備故兩有若兩有則實祭器不實明器

有燕樂器可也注與賓客燕飲用樂之器也

役器甲冑干笮注此皆師役之器甲鎧冑兜鍪干楯笮矢箙

燕器杖笠翣注燕居安體之器也笠竹篛蓋也翣扇疏杖所以扶身笠所以禦暑翣所以招涼皆燕居用之

張氏爾岐曰載柩陳器二事畢則日及側矣

蕙田案以上陳明器

徹奠巾席俟於西方主人要節而踊注巾席俟於西方祖奠將用焉要節者來象升丈夫踊去象降婦人踊徹者由明器北西面既徹由重南東不設於序西南者非宿奠也宿奠必設者為神馮依之久也

張氏爾岐曰此所徹遷祖之奠為將旋柩鄉外更設祖奠故遷之巾席即所徹奠之巾席俟者奠已東去而巾席猶執以俟也註象升象降者此奠在庭徹者無升降之事止有往來主人以其往來為踊節與徹室中之奠升階降階者同故云象也

祖注為將祖變

商祝御柩注亦執功布居前為還柩車為節

乃祖注還柩鄉外為行始

疏旋柩車使輴鄉外也

踊襲少南當前束

注主人也柩還則當前東南　疏前祖為祖變令既祖訖故踊而襲車未還之時當前東近北今還車則當前東少南

婦人降即位於階間

注為柩將去有時也位東上　疏云位東上者以堂上時婦人在阼階西面統於堂下男子今柩車南還男子亦在車東故婦人降亦東上統於男子也婦人不鄉車西者以車西有祖奠故辟之在車後

張氏爾岐曰婦人在車後南面故注云東上

祖還車不還器

注祖有行漸車亦宜鄉外也器之陳自已南上

張氏爾岐曰車前所薦之乘車道車槀車也陳器本自南上不須更還也

祝取銘置於茵

注重不藏故於此移銘加於茵上　疏初死為銘置於重啟殯祖廟皆然今將

行置於茵者重不藏擬埋於廟門左茵是入壙之物銘亦入壙之物故置於茵也

二人還重左還 注重與車馬還相反由便也 疏車馬在中庭之東以右還鄉門為便重在門內西鄉北人在其南以左還鄉門為便

布席乃奠如初主人要節而踊 注車已祖可以為之奠也是之謂祖奠 疏祖奠既與遷祖奠同車西人皆從車西來則此要節而踊一與遷祖奠同 楊氏復曰要節而踊者來從重北而西降由重南而東來象升大夫踊出象降婦人踊所謂要節也

薦馬如初 注柩動車還宜新之也

賓出主人送有司請葬期 注亦因在外位時

入復位 注主人也自死至於殯自啟至於葬主人及兄弟恒在內位 疏自死至於殯在內位據在殯宮中自啟至於葬在內位據在祖廟中始死未小斂以前位在尸東小斂後位在阼階下若自啟之

後在廟位亦在阼階下也

張氏爾岐曰主人既以葬期命有司而遂入

蕙田案以上祖奠

公賵元纁束馬兩　注公國君也賵所以助主人送葬也兩馬士制也春秋傳曰宋景曹卒魯季康子使冉求賵之以馬曰其可以稱旌繁乎　疏春秋傳見哀公二十三年引之者證公有賵馬助人之事

擯者出請入告主人釋杖迎於廟門外不哭先入門右北面及衆主人袒　注尊君命也衆主人自若西面

馬入設　注設於庭在重南

賓奉幣由馬西當前輅北面致命　注賓使者幣元纁也輅轅縛所以屬引由馬西

則亦當前輅之西於是北面致命得鄉柩與奠柩車在階間少前三分庭之北輅有前後　疏賓使者即士也輅者以木縛於柩車轅上以屬引於上而挽之故名輅縛也

主人哭拜稽顙成踴賓奠幣於棧左服出　注棧謂柩車也凡士車制無漆飾左服象授人授其右也服車箱　疏主人哭拜仍於門右北面柩車四輪迫地無漆飾故言棧也此車南鄉以東為左尸在車上以東為右故奠左服象授人右也

宰由主人之北舉幣以東　注柩東主人位以東藏之　疏此時主人仍在門東北面此位雖無主人既有定位宰不得履之故由其北也

士受馬以出　注此士謂胥徒之長也有勇力者受馬聘禮曰皮馬相間可也

主人送於外門外拜襲入復位

杖

斂氏繼公曰此亦為君命袒故既送使者則襲於外

蕙田案以上公賵

賓賵者將命注賓卿大夫士也　疏言將命者身不來遣使者將命告主人擯者出請入告出告須注不迎告曰孤某須馬入設賓奉幣擯者先入賓從致命如初注初公使者主人拜於位不踊注柩車東位也既啟之後與在室同　疏始死時庶兄弟襚使人以將命于室主人拜於位此主人亦拜於位俱是不為賓出有君命亦出迎矣賓奠幣如初舉幣受馬如初擯者出請注賓出在外請之為其復有事　疏若無事賓報事畢送去也若奠注賓致可以奠也　疏所致之物或堪為奠者也入告出

以賓入將命如初士受羊如受馬注士亦謂胥徒之長　敖氏繼公曰如受馬如其受之以出也羊者士葬奠之上牲故此奠者用之奠不用幣

又請注又復也　郝氏敬曰賓又出擯又請

若賵注賵之言補也助也貨財曰賵入告主人出門左西面賓東面將命注主人出者賵主施於主人主人拜賓坐委之宰由主人之北東面舉之反位注坐委之明主人哀慼志不在受人物反位反主人之後位　疏宰位在主人之後

若無器則捂受之注謂對相授不委地又請賓告事畢拜送入

張氏爾岐曰主人入

欽定義疏 賵奠贈主人皆不出而獨爲賻出葢賻不施於死者則賔固不入至柩車之前致命也主人豈得不出廟門而受之乎或疑爲輕禮而重財非也

贈者將命注贈送

張氏爾岐曰謂以幣若器送死者也

擯者出請納賔如初注如其入告出告須賔奠幣如初注亦於棧左服若

就器則坐奠於陳注就猶善也贈無常惟翫好所有陳明器之陳

張氏爾岐曰謂乘車之西陳明器之處所也

凡將禮必請而后拜送注雖知事畢猶請君子不必人意兄弟賵奠可也注兄弟有服親者可且賵且奠許其厚也賵奠於死生兩施所知則賵而不奠注所知通問相知也降於兄弟奠施於死者為多故不奠知死者贈知生者賻注各主於所知

盛氏世佐曰兄弟兼同姓異姓言也兄弟戚矣必賵奠兼行於情始稱然容有貧而無以為禮者聖人不責備焉經云可也者非許其厚乃所以恤其無也不言賻與贈者所知且然兄弟可知也但其厚薄亦稱家為之目所知兼知死知生者言也許其賵者助喪以賵為重也不許其奠者禮過其情君子惡其不誠也既不奠矣而又許其贈若賻者所以伸其情也有餘而好行其德聖人亦不禁也檀弓云朋友吾哭諸

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則所知疏於朋友矣推朋友之情亦當賵奠並有而禮必稱其家之有無不可預定故空其文也

書賵於方若九若七若五　注方板也書賵奠賻贈之人名與其物於板每板若九行若七行若五行　書遣於策　注策簡也遣猶送也謂所當藏物茵以下　疏聘禮記云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以賓客贈物名字少故書於方遣送死者明器之等并贈死者玩好之物名字多故書之於策　乃代哭如初　注棺柩有時將去不忍絕聲也初謂既小歛時　宵為燎於門內之右　注為哭者為明　疏門內之右門東也柩車東有主人階間有婦人故於門右照之

蕙田案以上賓賵奠賻贈自夙興設盥於祖

廟至此並葬前一日事

厥明陳鼎五於門外如初注鼎五羊豕魚腊鮮獸各一鼎也士禮特牲三鼎盛葬奠加一等用少牢也如初如大歛奠時疏亦如大歛陳鼎在廟門外其實羊左胖注反吉祭也言左胖者體不殊骨也疏特牲少牢吉祭皆升右胖此用左胖故云反吉祭也體不殊骨者據脊脇已上膊胳已下共為一也髀不升注周貴肩賤髀腸五胃五注亦盛之也疏少牢用腸三胃三今加至五亦是盛此奠也離肺注離捘疏捘離之不絕中央少許豕亦如之豚解無腸胃注如之如羊左胖髀不升離肺也豚解解之如解豚亦前肩後肫脊脅而已無腸胃者君子不食溷腴疏豚解總有七段今取左胖則為四段與羊異也

楊氏復曰士喪禮小斂陳一鼎於門外其實特豚四鬄兩胉脊然則四鬄者殊左右肩髀而為四又兩胉一脊而為七此所謂豚解也大斂朔月奠遣奠禮雖寖盛豚解合升如初至虞然後豚解體解兼有焉

魚腊鮮獸皆如初注鮮新殺者士腊用兎加鮮獸而無膚者豕既豚解畧之　疏腊鮮二者皆用兎奠用少牢攝盛則當用膚與少牢同以豕既豚解喪事略則無膚者亦畧之而加鮮獸也

蕙田案士喪遣奠用五鼎先王重葬禮使同於大夫也大夫五鼎有膚無鮮獸此有鮮獸無膚一則以喪祭不可同於吉祭一則以大夫士尊卑不同徵示區別之義也

東方之饌四豆脾析蜱醢葵菹蠃醢　注脾析百葉也蜱蜯也　疏周禮醢人注云脾析牛百葉此用少牢無牛當是羊百葉

四籩棗糗栗脯　注糗以豆糗粉餌　張氏爾岐曰據疏引籩人注籩實有糗餌粉餈二物此經云糗但糗餌也二物皆稻黍米粉所為合蒸則為餌作餅熟之則為餈又糗與粉皆大豆末初擣之則為粉熬之則為糗務二物使不粘着也注云以豆糗粉餌謂以豆之糗而粉此餌也餌類今蒸糕餈類今胡餅

醴酒　注此東方之饌與祖奠同在主人之南當前輅北上巾之　疏祖奠與大斂奠同二豆二籩此葬奠四豆四籩籩豆雖不同而同處耳云北上者蓋兩甒在北次南饌四豆豆南饌四籩也

陳器　注明器也夜斂藏之　疏至此厥明更陳之也

滅燎執燭俠輅北面　注照徹與葬奠也　疏二人執

燭俠輅北面輅西者照徹祖奠輅東者照葬奠之饌

賓入者拜之

注明自啟至此主人無出禮

疏所以不出迎者既啟之後既覲尸柩不可離位以迎賓惟有君命乃出也

敖氏繼公曰亦鄉而拜之

欽定義疏 盖隨其入之先後而拜之以葬日事繁期促賓之執事於門外者必多不得一時畢入也

徹者入丈夫踊設於西北婦人踊

注猶阼階升時也亦既盥乃入入由重東而主人踊猶其升也自重北西面而徹設于柩車西北亦猶序西南　疏將設葬奠先徹祖奠

徹者東

注由柩車北東適葬奠之饌　疏以其徹訖當設葬奠故徹者由柩車北東適葬奠之饌取而設於柩車西也

鼏入注舉入陳之也陳之蓋於重東北西面北上如初乃奠豆南上綪籩嬴醢南北上綪注籩嬴醢南辟醴酒也

張氏爾岐曰先饌脾析於西南次北蜱醢蜱醢東葵菹菹南嬴醢是謂南上綪籩於嬴醢以南為次先設棗棗南設糗糗東設栗栗東北設脯是謂北上綪籩之西脾析之南設醴酒故注云辟醴酒也

俎二以成南上不綪特鮮獸注成猶併也不綪者魚在羊東腊在豕東 疏於西南設羊次北豕以魚設於羊東設腊於魚北還從南為始是不綪也鮮獸在北無偶故云特

張氏爾岐曰羊豕魚腊之次自南而北而東而南迴環設之為綪羊豕魚腊併設皆自南始為不綪

醴酒在籩西北上注統於豆也奠者出主人要節而踊注亦以往

來為節奠由重北西既奠由重南東　疏此奠饌在輅東言由重北者亦是由車前明器之北鄉柩車西設之設訖由柩車南而東者禮之常也

蕙田案以上遣奠此奠亦曰葬奠

甸人抗重出自道道左倚之　注還重不言甸人抗重言之者重既虞將埋之言其官使守視之抗舉也出自道出從門中央也不由闑東西者重不反變於恒出入道左主人位今時有死者鑿木置食其中樹於道側由此　疏道左倚之者當倚於門東北壁

教氏繼公曰上篇言甸人置重於中庭於此又言甸人始終之辭也所以見其閒凡有事於重者皆此甸人為之

欽定義疏雜記重既虞而埋之蓋既不隨至壙所又不可留於廟中故於柩將行而因出之於外也

薦馬馬出自道車各從其馬駕於門外西面而俟南上注南上便其行也行者乘車在前道槀序從　疏案下記云乘車載旜道車載朝服槀車載簑笠是序從也

蕙田案以上出重與車馬

徹者入踊如初徹巾苞牲取下體注苞者象既饗而歸賓俎者也取下體者脛骨象行又俎實之終始也士苞三个前脛折取臂臑後脛折取骼亦得俎釋三个雜記曰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為哀　疏肩臂臑在俎上端為俎實之始膊胳在俎下端為俎實之終今取此兩端脛骨苞以歸父母也士

苞三个者自上之差檀弓云國君七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遣車載所苞遣奠而藏之者大夫以上乃有遣車士無遣車則所苞者不載於車直持之而已云亦得俎釋三个者羊俎仍有肩肫兩叚在俎豕左胖豚解今折取外仍有四叚在俎相通計之為俎釋三个留之為分禱五祀也

張氏爾岐曰牲陳於俎其脛骨在兩端故脛骨為俎實之終始士一苞之中有三个牲體臂也臑也骼也

前陳器云苞二羊豕各一苞也

不以魚腊注非正牲也

蕙田案以上苞牲

行器注目葬行明器在道之次

款氏繼公曰器謂折抗席抗木行謂舉之以出

茵苞器序從注如其陳之先後 車從注次器 徹者出踊如初注于是廟中當行者唯柩車

蕙田案以上行器

主人之史請讀賵執筭從柩東當前束西面不命毋哭哭者相止也唯主人主婦哭燭在右南面注史北面請既而與執筭西面於主人之前讀書釋筭燭在右南面照書便也 讀書釋筭則坐注必釋筭者榮其多 疏讀書者立讀之敬也釋筭者坐為釋之便也 卒命哭滅燭書與筭執之以逆

出注卒巳也

郝氏敬曰執算者先出讀者從為逆出也

公史自西方東面命毋哭主人主婦皆不哭讀遣卒命哭滅燭出注公史君之典禮書者遣者入壙之物君使史來讀之成其得禮之正以終也燭俠輅

張氏爾岐曰讀賵讀遣皆以告死者

盛氏世佐曰讀賵釋算讀遣不釋算者以賵是賓物不出於一人故須一記之以多為榮遣是主人之物則但告數而已人子之心不自見其多也

蕙田案以上讀賵讀遣

商祝執功布以御柩執披注居柩車之前若道有低仰傾虧則以布為抑揚左右之節使引者執披者知之士執披八人　疏葬時乘車故有柩車前引柩者及在傍執披者皆御治之使執披者知其左右引者知其上下也

張氏爾岐曰引柩者執披者皆視商祝所執布以用力也

主人袒乃行踊無筭注袒為行變也乃行謂柩車行也凡從柩者先後左右如還於祖之序　疏上還於祖時注云主人從者丈夫由右婦人由左以服之親疏為先後各從其昭穆男賓在前女賓在後此從柩向壙之序一如之也

出宮踊襲注哀次　疏大門外有賓客次舍之處父母生時接賓之所主人至此感而哀此次是以有踊踊訖即襲襲訖而行也

敎氏繼公曰出宮而踊哀親之遂離其室也行路不宜袒故於此而襲

蕙田案以上柩行

至於邦門公使宰夫贈元纁束注邦門城門也贈送也疏邦門國城北門也至壙窆訖時贈用制幣元纁束以其君物故用之送終也主人去杖不哭由左聽命賔由右致命注柩車前輅之左右也當時止柩車疏在廟柩車南鄉左則在東此出國北門柩車鄉北左則前輅之西也主人哭拜稽顙賔升實幣於蓋降主人拜送復位杖乃行注升柩車之前實其幣於柩蓋之柳中若親授之然復位反柩車後疏賔升實幣於蓋載以之壙此贈專為死者故若親授之然云復位反柩車後者上在廟位在柩車東此行道故在柩

車後也

欽定義疏 聘禮聘卿行舍於郊公使卿贈故公之使人贈其臣亦以出國門為節也初喪既襚之矣又或視其大斂矣既則賵之其柩行也又贈之於士如此則大夫以上又加厚可知此堂廉不隔同休共戚之情也

蕙田案以上公贈

至於壙陳器於道東西北上注統於壙 疏廟中南上此則北上故云統於壙也

茵先入注當藉柩也元士則葬用輁軸加茵焉屬引注於是說載除飾更屬引於緘耳疏棺束有前後於束末皆為緘耳以紼貫結之而下棺主人袒衆主人西面北上婦人東面皆不哭注使羨道為位疏不哭者下棺宜靜

敖氏繼公曰袒為窆變也婦人亦北上皆不哭為有事不可喧譁也

乃窆主人哭踊無算注窆下棺也疏主人哭踊不言處還於壙東西面也襲贈用制幣元纁束拜稽顙踊如初注丈八尺曰制二制合之束十制五合疏每一端丈八尺二端為一匹五匹合為十制也

敖氏世佐曰此贈幣主人所自盡也故拜稽顙以送之不言公及賓所贈者禁君之賜公贈自當用之賓

贈則不必盡用蓋亦如庶襚之例也雜記云魯人之贈也三玄二纁檀弓云既窆主人贈而祝宿虞尸則贈之出於主人明矣疏云即公所贈者蓋見玄纁束三字偶同故附會之耳

卒袒拜賓主婦亦拜賓即位拾踊三襲 注主婦拜賓拜女賓也即位反位也 疏卒謂贈卒更袒拜賓云反位者各反羨道東西位其男賓在衆主人之南女賓在衆主婦之南也

賓出則拜送 注相問之賓也凡弔賓有五去皆拜之此舉中焉 疏弔賓有五者案雜記云相趨也出宮而退相揖也哀次而退相問也既封而退相見也反哭而退朋友虞祔而退此經既葬而退是相見問遺之賓也

藏器於旁加見 注器用器役器也見棺飾也更謂之見者加此則棺柩不復見矣先言藏器乃云加見者器在見內也內之者明君子之於事終不自逸也檀弓曰周人牆置翣 疏棺飾則帷荒

也加此則棺柩不復見故名為見也帷荒在柩外周人名為牆其外又置翣為飾藏苞筲於旁注於旁者在見外也不言甕甒饌相次可知四者兩兩而居喪大記曰棺椁之間君容柷大夫容壺士容甒

加折卻之加抗席覆之加抗木注宜次也

張氏爾岐曰折陳之美面向上今用則美面向下故謂卻之注云宜次謂三者之用有宜有次也

實土三主人拜鄉人注謝其勤勞　疏勤勞謂在道助執紼在壙助下棺及實土也即位踊襲如初注哀親之在斯　疏既拜鄉人乃於羨道東即位踊無算如初也

蕙田案以上窆自是葬事畢

乃反哭入升自西階東面衆主人堂下東面北上注西階東

面反諸其所作也反哭者於其祖廟不於阼階西面西方神位　疏檀弓云反哭於堂反諸其所作也注云親所行禮之處是也反哭於祖廟者謂下士祖禰共廟若適士二廟者反哭先於祖後於禰遂適殯宫也特牲少牢皆布席於奥殯又在西階是西方神位主人非行事直哭而已故就神位

敖氏繼公曰反哭於祖廟者為其棺柩從此而出也升自西階未變其鄉者升堂之路也升堂而不見故但止於西階之上焉此亦變於尸柩在堂之位也、

婦人入丈夫踊升自阼階注辟主人也主婦入於室踊出即位及丈夫拾踊三注入於室反諸其所養也出即位堂上西面也拾更也　疏檀弓云主婦入於室反諸其所養也注云親所饋食之處哭也自小斂已後主婦等位皆在阼階上西面是以知出即位者

阼階上西面也凡成踊而拾皆主人踊主婦踊賓乃踊故云更也

敖氏繼公曰惟主婦入於室則餘人先即位於阼矣必入於室者以其生時於此共祭祀也入室又不見矣故出而與主人相向而哭踊同其哀也

賓弔者升自西階曰如之何主人拜稽顙注賓弔者衆賓之長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為甚故弔之弔者北面主人拜於位不北面拜賓東者以其亦主人位也　疏主人拜賓於西階上東面位注云亦主人位者特牲少牢助祭之賓主人皆拜送於西階東面故此東面不移以其亦主人位故也

張氏爾岐曰始死拜賓於西階此反而亡亦拜賓於西階將無同歟

賔降出主人送於門外拜稽顙注此於雜記五賔當相見之賔遂適殯宮皆如啓位拾踊三注啓位婦人入升堂丈夫即中庭之位　疏此如啓位婦人亦即位於堂東西面主人即位於堂下直東序西面直東序西面即中庭位也兄弟出主人拜送注兄弟小功以下也異門大功亦可以歸　疏此兄弟等始死之時皆來臨喪殯訖各歸家朝夕哭則就殯所至葬開殯而來喪所至反哭亦各歸其家至虞卒哭祭還來預焉故喪服小記云緦小功虞卒哭則皆免是也

敖氏繼公曰賔出自廟兄弟出自殯宮親疎之殺

衆主人出門哭止闔門主人揖衆主人乃就次注次倚廬也

蕙田案以上反哭是日即舉初虞之禮

猶朝夕哭不奠注是日也以虞易奠

張氏爾岐曰經言葬後至練皆朝夕哭與未葬同但不奠耳大斂以來朝夕有奠葬後乃不奠也注言是日謂葬之日下注所云朝而葬日中而虞是也疏以為釋不奠之故尚未是

三虞注虞喪祭名虞安也骨肉歸於土精氣無所不之孝子為其彷徨三祭以安之朝葬日中而虞不忍一日離

張氏爾岐曰三虞謂葬日初虞再虞用柔日後虞用剛日共三祭也

卒哭注卒哭三虞之後祭名始朝夕之閒哀至則哭至此祭止也朝夕哭而已

張氏爾岐曰後虞之後又遇剛日舉此祭既祭則唯朝夕哭不無時哭故名其祭曰卒哭也

戴氏世佐曰自殯後未卒哭以前其朝夕也兄弟外兄弟賓皆與焉卒哭後小祥以前之朝夕哭則惟主人主婦哭於殯宫而已既祔仍哭於殯宫者以其主尚在寢也期而小祥則不朝夕哭矣然則卒哭云者卒兄弟外兄弟等之哭而喪家之哭固未卒也已

明日以其班祔注班次也祔卒哭之明日祭名祔猶屬也祭昭穆之次而屬之

孔氏穎達曰卒哭明日而立主祔於廟隨其昭穆從祖父食卒哭主暫時祔廟畢更還殯宫至小祥作栗主入廟乃埋桑主於祖廟門左埋重處

欽定義疏此數事皆因既葬反哭而終言之

蕙田案以上畧舉葬後儀節

記
敖氏繼公曰此上下二篇之記也

士處適寢寢東首於北墉下注將有疾乃寢於適室疏若不疾則在燕寢東首

鄉生氣之所有疾疾者齊注正情性也適寢者不齊不居其室養者皆齊注憂也

徹琴瑟注去樂

欽定義疏 士無故不去琴瑟今以疾故徹之疾愈則仍設之也

疾病外内皆埽注為有賓客來問也疾甚曰病徹褻衣加新衣注故衣垢汙為

來人穢惡之　疏徹褻衣據死者而言徹褻衣謂故元端加新衣謂更加新朝服案司服士之齊戒服元端此疾者與養疾者皆齊明服元端矣檀弓云始死羔裘元冠者易之而已羔裘元冠即朝服故知臨死所著則朝服也

御者四人皆坐持體注為不能自轉側御者今時侍從之人男女改服注為賓客來問病亦朝服主人深衣屬纊以俟絕氣注為其氣微難節也纊新絮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婦人不絕於男子之手注備褻乃行禱於五祀注盡孝子之情五祀博言之士二祀曰門曰行

朱子語類問禱果有應之之理否或知其無應之之理而為之曰禱是正禮自合有應不可謂知其無是

理而姑為之

敖氏繼公曰此禱於平常所祭者也士之得祭五祀於此可見

乃卒注卒終也主人啼兄弟哭注哀有甚有否於是始去冠而笄纚服深衣檀弓曰始死羔裘元冠者易之疏啼是哀之甚氣竭而息之聲不委曲若往而不反引檀弓者證深衣易去朝服之事也

設牀第當牖衽下莞上簟設枕注病卒之間廢牀至是設之事相變衽卧席

遷尸注徙於牖下也於是幠用斂衾疏從於牖下者即上文牀第當牖者也

張氏爾岐曰此據經士死於適室幠用斂衾之文而記君子正終人子侍養之事

蕙田案以上記疾病始死之事

復者朝服左執領右執要招而左注衣朝服服未可以變疏招魂所以求生左陽陽主生故用左也左執領謂爵弁服也

張氏爾岐曰方冀其生故復者服朝服不變凶服

楔貌如軛上兩末注事便也疏如軛謂如馬鞅軛馬領亦上兩末令以屈處入口取出時易

綴足用燕几挍在南御者坐持之注挍脛也尸南首几脛在南以拘足也

則不得辟戾矣即牀而奠當腢用吉器若醴若酒無巾柶注腢肩頭也用吉器器未變也或卒無醴用新酒疏即就也謂就尸牀而設之尸南首則在牀東當尸肩頭也若醴若酒科有其一不得並用

蕙田案以上記復楔齒綴足設奠諸儀物

赴曰君之臣某死赴母妻長子則曰君之臣某之某死

注赴走告也

蕙田案此記赴君之辭

室中唯主人主婦坐兄弟有命夫命婦在焉亦坐

注別尊卑也 疏案大記士之喪主人父兄主婦姑姊妹皆坐鄭云士賤同宗尊卑皆坐此命夫命婦之外立而不坐者此謂有命夫命婦來兄弟為士者則立若無命夫命婦則同宗皆坐也

蕙田案此記室中哭位

尸在室有君命衆主人不出注不二主　疏衆主人不出在尸東耳經直云主人惟君命出不言衆主人故記之

蕙田案此記衆主人

襚者委衣於牀不坐注牀高由便　其襚於室戶西北面致命注始死時也　疏小斂後襚於堂則中庭北面致命

蕙田案此記襚者儀位

夏祝淅米差盛之注差擇之

敖氏世佐曰必差之者擇其粒之堅好者以飯尸而以其餘為粥懸於重也

御者四人抗衾而浴禮第注抗衾為其裸程蔽之也禮袒也袒簀去席盝水便其母之喪則内御者浴鬠無笄注内御女御也無笄猶丈夫之不冠也設明衣婦人則設中帶注中帶若今之褌襂疏設明衣者男子其婦人則設中帶

欽定義疏 玩記意似謂男婦皆設明衣裳而婦人又多中帶也

卒洗貝反於笄實貝柱右顛左顛注象齒堅疏顛謂牙兩畔最長者

張氏爾岐曰卒洗洗貝也

夏祝徹餘飯注徹去鬻

張氏爾岐曰餘飯飯尸餘米也夏祝徹去煮之為鬻以實重鬲也

瑱塞耳注塞充窒　疏不同生人懸於耳旁　掘坎南順廣尺輪二尺深三尺南其壤注南順統於堂輪從也　堊用塊注塊塩也

張氏爾岐曰坎以埋弃潘者堊以煮潘者

明衣裳用幕布袂屬幅長下膝注幕布帷幕之布升數未聞也屬幅不削幅也　疏屬幅不削幅者布幅二尺二寸凡用布皆削去邊幅旁一寸為二寸計之則此不削幅謂縿使相著還以袂二尺二寸云長下膝者謂為此衣長至膝下

長下膝又有裳於蔽下體深也

有前後裳不辟長及轂注不辟積也轂足跗也凡他服短無見膚長無被土　疏裳前

三幅後四幅不辟積者以其一服不動不假上狹下寬也

縓綼緆注一染謂之縓今紅也飾裳在幅曰綼在下曰緆

緇純注七入為緇緇黑色也飾衣曰純謂領與袂衣以緇裳以縓象天地也

設握

裹親膚繫鉤中指結於掔注掔掌後節中也手無決者以握繫一端繞掔還從上自貫反與其一端結之疏前經云設握據右手有決者不言左手無決者故記之

盛氏世佐曰此設左握法也中指手第三指也右手有決極先設而後設握則握之裹雖在內而不與膚相親矣握繫與決繫連結於掔則不必鉤中指矣

甸人築坅坎注築實土其中堅之穿坎之名一曰坅

張氏爾岐曰築之坅之皆甸人也

隸人涅廁注隸人罪人也今之徒役作者也涅塞也為人復往褻之又亦鬼神不用

盛氏世佐曰涅與斂通書云斂乃穽傳訓為塞與此注合

既襲宵為燎於中庭注宵夜

蕙田案以上記沐浴飯含襲諸儀節張爾岐曰自記首至此並始死日事

厥明滅燎陳衣注記節疏小斂陳衣當襲之明旦滅燎之時凡絞紟用布倫如朝服注凡凡小斂大斂也倫比也疏如朝服者朝服十五升

敖氏繼公曰紟不必言凡與絞連文爾大斂有紟小斂無之

設棜於東堂下南順齊於坫饌於其上兩甒醴酒酒在南篚在東南順實角觶四木柶二素勺二豆在甒北二以並籩亦如之 注棜今之轝也角觶四木柶二素勺二為夕進醴酒兼饌之也勺二醴酒各一也豆籩二以併則是大斂饌也記於此者明其他與小斂同陳 疏大小斂之奠皆有醴酒但用二觶一柶而觶有四柶有二者朝夕二奠各饌其器也小斂一豆一籩大斂乃二豆二籩大斂陳籩豆之外皆與小斂同故就小斂節內陳之取省文之義也 凡籩豆實具設皆巾之 注籩豆偶而為具具則於饌巾之巾之加飾也明小斂一豆一籩不巾 張氏爾岐曰皆者皆東堂與奠所也二籩二豆者饌於東堂設於奠所二處皆巾之也小斂一籩一豆惟

至設於牀東乃巾之方
其饌堂東時則不巾矣

觶俟時而酌柶覆加之面枋及錯建之 注 時朝夕也檀弓曰朝奠日出夕奠逮日 張氏爾岐曰觶雖豫陳必待奠時乃酌其酌醴之法既酌醴以柶覆於觶上使柄向前及其錯於奠所則极柶體中

小斂辟奠不出室 注 未忍神遠之也辟襲奠以辟斂既斂則不出於室設於序西南畢事而去之 疏 始死猶生事之不忍即為鬼神事之故奠不出室 無踊節 注 其哀未可節也

敖氏繼公曰踊節即所謂要節而踊者也凡丈夫婦人之踊或以徹奠者之往來為節嫌此辟奠之時亦

然故以明之

戴氏世佐曰始死之奠亦謂之襲奠者襲後仍設之也奠以事神是時尸在室若辟奠遠在室外則神無所依故不忍也辟奠之時主人以下皆踊無算故不以辟奠者之往來為節

既馮尸主人袒髺髮絞帶衆主人布帶注衆主人齊衰以下　疏知衆主人非衆子者以衆子皆斬衰絞帶故知衆主人齊衰以下也

欽定義疏　經云主人髺髮袒衆主人免於房記此者明著絞帶布帶在此時也絞帶者以苴麻之繩為帶其垂者則散之此時尚未絞也謂之絞帶指其束於要

者耳

大斂於阼注未忍便離主人位也主人奉尸斂於棺則西階上賓之大夫升自西階階東北面東上注視斂既馮尸大夫逆降復位注中庭西面位疏上篇朝夕哭云主人入堂下直東序西面卿大夫在其南卿大夫與主人同西面向殯故知大夫位在中庭西面也巾奠執燭者滅燭出降自阼階由主人之北東注巾奠而室事已

蕙田案以上記小斂大斂諸儀節

既殯主人說髦注既殯置銘於肂復位時也今文說皆作稅兒生三月鬋髮為鬌男角女羈否

則男左女右長大猶為飾存之謂之髦所以順父母幼小之心至此尸柩不見喪無飾可以去之髦之形象未聞 疏喪大記鄭注云士既殯說髦小斂說髦蓋諸侯禮士既殯諸侯小斂於死者俱三日也

三日絞垂 注成服日絞要經之散垂者

冠六升外縪纓條屬厭 注縪謂縫著於武也外之者外其餘也纓條屬者通屈一條繩為武垂下為纓屬之冠厭伏也 疏冠六升據斬衰而言齊衰以下冠衰各有差降古者冠吉凶皆冠武別材武謂冠卷以冠前後皆縫著於武若吉冠則從武上鄉內縫之縪餘在內謂之內縪若凶冠從武下鄉外縫之縪餘在外謂之外縪吉冠纓武別材凶冠纓武同材以一繩從前額上以兩頭鄉項後交通至耳各綴之於武使鄉下纓結之先為纓武訖乃後以冠屬著武故云屬也冠在武下故云厭也

衰三升 注衣與裳也

屨外納 注納收餘也

杖下本竹桐

一也注順其性也

蕙田案以上記三日成服

居倚廬注倚木為廬在中門外東方北戶寢苫枕塊注苫編藁塊墡也不說經帶注哀戚不在於安哭晝夜無時注哀至則哭非必朝夕非喪事不言注不忘所以為親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不食菜果注不在於飽與滋味

粥糜也二十兩曰溢為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實在木曰果在地曰蓏

蕙田案以上記居喪寢處哭泣言語飲食

主人乘惡車注拜君命拜衆賓及有故行所乘也雜記曰端衰喪車皆無等然則此惡車王喪之

木車也

白狗幦注未成豪狗幦覆笭也以狗皮為之取其臑也白於喪飾宜

張氏爾岐曰玉藻君羔幦虎犆陳注云幦者覆式之皮此白狗幦亦是以狗皮覆車式

蒲蔽注蔽藩　疏謂車兩邊禦風者以蒲草亦無飾也

御以蒲菆注不在於驅馳蒲菆牡蒲莖也

張氏爾岐曰蒲菆楊柳之堪為箭者御者以之策馬與為蔽之蒲同名而異類

犬服注笭間兵服以犬皮為之取堅也亦白

張氏爾岐曰服盛矢器注云兵服似泛言五兵之服

木錧注取少聲

約綏約轡注約繩綏所以引升車

木鑣注亦取少聲

馬不齊

髦注齊翦也今文髦為毛主人之惡車如王之木車則齊衰以下其乘素車繅車駹車漆車與疏案巾車王之喪車五乘木車始死所乘素車卒哭所乘繅車既練所乘駹車大祥所乘漆車既禫所乘士之喪車亦當五乘主人乘惡車齊衰乘素車與卒哭同大功乘繅車與既練同小功乘駹車與大祥同緦麻乘漆車與既禫同主人至卒哭以後哀殺故齊衰以下節級約與主人同士尋常乘棧車不革鞔而漆之今既禫亦與王以下同乘漆車者禮窮則同也

欽定義疏據此則漆車在士為吉車在王則為第五等之喪車也喪車無等亦大概言之未必士遂能備五乘也

主婦之車亦如之疏布裧注裧者車裳帷於蓋弓垂之下疏疏布裧在亦如之之見不與男子同

敖氏繼公曰婦人之車必有裧喪車則以疏布為之主婦乘車而出者拜夫人之命及女賓之弔者也

貳車白狗攝服注貳副也攝猶緣也狗皮緣服差飾疏兵服加白狗皮緣之其他皆如乘車注如所乘惡車疏唯白狗攝服為異

敖氏繼公曰主人主婦皆有貳車各得用二乘此貳車亦惡車也

蕙田案以上記喪中之車馬

朔月童子執帚卻之左手奉之注童子隸子弟若內豎寺人之屬執用左手卻

之示未用疏下文掃室聚諸突故不用箕從徹者而入注童子不專禮事張氏爾岐曰徹徹宿奠者比奠舉席埽室聚諸突布席如初卒奠埽者執帚垂末內鬣從執燭者而東注比猶先也

欽定義疏童子從徹者入以既徹乃舉席而埽也既埽無事矣俟卒奠乃出者從而入亦從而出不敢先出且以觀奠也從執燭者而東亦降自阼階也童子蓋以輕服子弟為之

蕙田案以上記朔月掃室

燕養饋羞湯沐之饌如他日 注燕養平常所用供養也饋朝夕食也羞四時之珍異湯沐所以洗去汙垢內則曰三日具沐五日具浴孝子不忍一日廢其事親之禮於下室日設之如生存也進徹之時如其頃

張氏爾岐曰朝夕之奠與朔月之奠設於殯宮燕養之饌設於下室下室燕寢也

朔月若薦新則不饋於下室 注以其殷奠有黍稷也下室如今之內堂正寢聽朝事 疏大小斂奠朝夕奠無黍稷唯下室有黍稷今此殷奠自有黍稷故不須更饋也

蕙田案以上記下室之饋

筮宅冢人物土 注物猶相也相其地可葬者乃營之 卜日吉告從於主婦主婦哭婦人皆哭主婦升堂哭者皆止 注事畢

張氏爾岐曰經但言主婦哭不言衆婦人皆哭與哭止之節故記詳之

蕙田案以上記筮宅卜日自記首至此皆士喪禮上篇之記也

啟之昕外內不哭 注將有事為其讙囂既啟命哭 夷牀輁軸饌於西階東 注明階間者位近西也夷牀饌於祖廟輁軸饌於殯宮其二廟者於禰亦饌輁軸焉 疏夷牀在祖廟輁軸在殯宮以其西階東是同故並言之注云明階間者位近西也者以經直云階間恐正當兩階之間故記人

明之輁軸以俟載柩其二廟者以先廟禰故至禰廟移柩升堂明旦移於輁軸上載以朝祖廟朝祖時下柩訖明日用蜃車輁軸不復用不饌之矣

蕙田案以上記將啟之事

其二廟則饌於禰廟如小斂奠乃啟注祖尊禰卑也士事祖禰上士異廟下士共廟

張氏爾岐曰將啟先具此一甹一豆一籩之奠於禰廟既啟朝禰徹從奠乃設之至明日朝祖則設奠如大斂於祖廟如經文所陳也

朝於禰廟重止於門外之西東面柩入升自西階正柩

於兩楹閒奠止於西階之下東面北上主人升柩東西面衆主人東即位婦人從升東面奠升設於柩西升降自西階主人要節而踊注重不入者主於朝祖而行若過之矣門西東面待之便也

疏正柩兩楹閒奠位在戶牖之閒則此於兩楹閒亦稍近西乃當奠位也要節而踊者奠升主人踊設者降婦人踊也

張氏爾岐曰

奠謂從奠

燭先入者升堂東楹之南西面後入者西階東北面在下注照正柩者先先柩者後後柩者適祖時燭亦然互記於此　疏此燭本是殯宮中照開殯者在道時一

在柩前一在柩後今主人降即位徹乃奠升自西階主人踊如初注如其降拜賓至於要節而踊不薦車不從此行張氏爾岐曰徹者徹從奠乃奠者奠其如小斂之饌也經文朝祖時正柩設從奠訖主人降拜賓以後有徹奠設奠哭踊之節此亦如之也

祝及執事舉奠巾席從而降柩從序如初適祖注此謂朝禰明日舉奠適祖之序也此祝執醴先酒脯醢俎從之巾席為後既正柩席升設設奠如初祝受巾巾之凡喪自卒至殯自啓至葬主人之禮其變同則此日數亦同矣序從主人以下

姜氏兆錫曰朝禰禮與朝祖多同其異者惟重止門

外廟不設重柩不設夷牀奠亦不設巾三者為異耳以此推之則朝禰後恐即當朝祖故三者不設也若每一廟即停一日則三者當無不設之理而重止門外露處越宿尤非孝子事亡如事存之義況送葬職事親疎上下男女長幼之屬更非可信宿積時以須之者哉

欽定義疏二廟則啟之日從奠設於禰廟徹從奠乃設遷禰之奠此遷禰之奠即以當遷祖奠矣以日不三

奠故也及朝祖則禰奠從設於祖廟薦車薦馬等事皆於祖廟行之至載柩還車則徹遷禰之奠設祖奠次當然也饌於禰廟者一豈饌於祖廟者三豈亦隆殺之宜也朝禰不再奠則即日朝祖可見矣

蕙田案以上記二廟者朝禰之儀

薦乘車鹿淺幦干笮革靾載旜載皮弁服纓轡貝勒縣於衡注士乘棧車鹿淺鹿夏毛也幦覆笭玉藻曰士齊車鹿幦豹犆干盾也笮矢箙也靾韁也旜旌旗之屬通帛為旜孤卿之所建亦攝馬皮弁服者視朔之服貝勒貝飾勒有干無兵有箙無弓矢明不用　疏此並

下車三乘謂葬之䰟車

道車載朝服

注道車朝夕及燕出入之車朝服日視朝之服也元衣素裳　疏士乘棧車更無別車而上云乘車下云稾車此云道車雖有一車所用各異故有乘車道車稾車之名士之道車而用朝君之服不用私朝元端服者亦攝盛也

稾車載簑笠

注稾猶散也散車以田以鄙之車簑笠備雨服凡道車稾車之纓轡及勒亦縣於衡也

敖氏繼公曰巾車職士乘棧車則此三車者皆漆車也以制言之其乘車道車輪與輈之高下又等但因事名之耳考工記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又云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輈深四尺足以知其制矣

將載祝及執事舉奠户西南面東上卒束前而降奠席

於柩西注將於柩西當前東設之

張氏爾岐曰載載柩於車卒束前而降謂舉奠者當柩東柩於車將畢之前即降也奠席柩西為設奠先設席也

巾奠乃牆注牆飾柩也疏即帷荒抗木刋注刋削之疏木無皮者直削之有皮者剝乃削之

茵著用荼實綏澤焉注荼茅秀也綏廉薑也澤澤蘭也皆取其香且御濕疏茵內所著非直用荼兼實綏與澤

葦苞長三尺一編注用便易也疏葦草即長截取三尺一道編之

菅筲三其實皆瀹注米麥皆湛之湯未知神之所享不用食道所以為敬

張氏爾岐曰以菅草為筲其中所盛黍稷麥皆淹漬之

祖還車不易位注爲鄉外耳未行張氏爾岐曰車乘車道車槀車旣祖則還之向外但不易初薦時位

執披者旁四人注前後左右各二人一旁四人兩旁則八人也疏凡賵幣無常注賓之贈也玩好曰贈在所有凡糗不煎注以膏煎之則褻非敬疏經葬奠四籩棗糗栗脯不云糗之不煎故記人明之

蕙田案以上記祖廟中薦車載柩陳器奠贈

諸事

唯君命止柩於堩其餘則否注不敢留神也堩道也曾子問曰葬旣引至於堩

車至道左北面立東上注道左墓道東先至者在東疏當是陳器之南以乘車道車槀車三者次第為先後先至者乘車也

柩至於壙斂服載之注柩車至壙祝說載除飾乃斂乘車道車槀車之服載之不空之以歸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亦禮之宜疏柩車既空乃斂匠升服朝服簑笠三者之服載之於柩車

卒窆而歸不驅注孝子往如慕反如疑為親之在彼

蕙田案以上記柩在道至壙卒窆之事

君視斂若不待奠加蓋而出不視斂則加蓋而至卒事注為有他故及辟忌也疏卒事者待大斂奠訖乃出

張氏爾岐曰記君於臣有視斂不終禮者有既斂加蓋而後至者二者之節

蕙田案此記君視斂之變禮

既正柩賓出遂匠納車於階間注遂匠遂人匠人也遂人主引徒役匠人主載柩窆職相左右也車載柩車周禮謂之蜃車雜記謂之團或作輇或作槫聲讀皆相附耳未聞孰正其車之轝狀如牀中央有轅前後出設前後輅轝上有四周下則前後有軸以輇為輪許叔重說有輻曰輪無輻曰輇疏經不云納柩車時節故記人明之遂師注云蜃車柩路也四輪迫地而行有似於蜃因名焉轝狀與輴車同但輴車無輪有轉轔此有輇輪為異耳

敖氏繼公曰賓出而納此車於階間為主人送賓而入則當載矣

祝饌祖奠於主人之南當前輅北上巾之注言饌於主人之南當前

輅則既祖祝乃饌

張氏爾岐曰既還柩向外祝即饌祖奠於主人之南及還車還重俱訖乃奠之柩車西如初

蕙田案以上記朝祖納柩車之節及設祖奠之處

弓矢之新沽功 注設之宜新沽示不用之弓矢謂入壙用器舉弓矢以例餘者 疏沽謂麤為

有弭飾焉 注弓無緣者謂之弭弭以骨角為飾 亦張可也 注亦使可張 有柲 注柲弓檠弛則縛之於弓裏備損傷以竹為之詩云竹柲緄縢 設依撻焉 注依纏絃也撻弣側矢道也皆以韋為之 疏依者謂以韋依纏其絃即今時弓彄是也撻所以撻矢令出生時以骨為之 有韣 注韣

弓衣也以緇布為之

欽定義疏有弭飾謂兩端有弭而亦以骨角飾之也撻即今箭溜也以韋若骨大如錢嵌入弣側以別上下射時在弓之右矢之上矢由此而去故名溜溜亦撻之意也

猴矢一乘骨鏃短衛注猴猶候也候物而射之矢也四矢曰乘骨鏃短衛亦示不用也生時猴矢金鏃凡為矢五分笴長而羽其一

張氏爾岐曰衛矢羽也矢笴長三尺五分羽一則六寸是生時之矢羽固不短矣

志矢一乘軒輖中亦短衛注志猶擬也習射之矢書云若射之有志輖摯也無鏃短衛亦示不用生時志矢骨鏃凡為矢前重後輕也　疏司弓矢注云恒矢之屬軒輖中所謂志也知是習射矢者以其矢中特輕於習射宜也周禮有八矢㵣矢居前最重恒矢居後最輕既不盡用故取其首尾

張氏爾岐曰鄭解輖摯也摯與輊同軒輊中謂前後輕重均也注凡為矢前重後輕亦欲明此軒輊中之異於生用耳

蕙田案以上記明器弓矢自啟之昕以下至此皆既夕篇之記也

右儀禮既夕

五禮通考卷二百六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五禮通考卷二百六十二

詳校官侍郎臣劉躍雲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録監生臣任揖文

五禮通考卷二百六十三

刑部尚書秦蕙田撰

凶禮十七

喪禮

儀禮士虞禮鄭目録云虞安也士既葬其父母迎精而反日中而祭之于殯宮以安之虞于五禮屬凶　疏虞卒哭在寢祔乃在廟

士虞禮特豕饋食注饋猶歸也　疏卜日曰牲此虞為喪祭又葬日虞因其吉日略無卜牲

之禮故指豕體而言不云牲大夫以上亦當然以物與神及人皆言饋

欽定義疏饋食吉祭之名以虞易奠爲自凶即吉之始故放饋食之禮行之未塟殷奠用特豚豚解而已遣奠用羊豕亦豚解而已此云特豕者見此豕之爲體解而異於奠也不云特牲者吉祭曰特牲宜避之也周官大宗伯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謂吉祭也鄭氏以爲三年喪畢之吉祭自饋食始不用祼鬯則天子諸侯之虞亦用饋食禮可知

側亨於廟門外之右東面注側亨亨一胖也亨於爨用鑊不於門東未可以吉也是日也以虞易奠祔而以吉祭易喪祭鬼神所在則曰廟尊言之　疏案吉禮皆全左右胖皆亨此亨一胖者以其虞不致爵自獻賓以後則無主人主婦及賓已下之俎故唯亨一胖也特牲吉禮𩰫鑊皆在門東此云門外之右是門之西未可以吉也

張氏爾岐曰此虞在殯宫即適寢也而曰廟故注曰尊言之也

魚腊爨亞之北上注爨竈　疏魚腊各別鑊言北上則次在豕爨之南

敖氏繼公曰于特豕云亨云東面魚腊云爨云北上文互見也

張氏爾岐曰三鑊皆在西方

饎爨在東壁西面注炊黍稷曰饎饎北上上齊于屋宇于虞有亨饎之爨彌吉　疏案特牲云主婦視饎爨于西堂下今在東亦反吉也小斂大斂未有黍稷朔月薦新始有黍稷向吉仍未有爨至此始有亨饎之爨故云彌吉

盛氏世佐曰饎爨在門内以婦人主之故也此士禮大夫則廩人掌之在門外

設洗於西階西南水在洗西篚在東注反吉也亦當西榮南北以堂深　疏吉時設洗皆當東榮

尊於室中北墉下當户兩甒醴酒酒在東無禁冪用絺布加勺南枋注酒在東上醴也絺布葛屬　疏吉禮玄酒在上今喪祭禮無玄酒則醴在上

素几葦席在西序下注有几始鬼神也　疏大斂奠時已有席至虞

乃有几若天子諸侯始死則几筵具周禮司几筵云每敦一几據始殯及塟時也

苴刌茅長五寸束之實於篚饌於西坫上注苴猶藉也

張氏爾岐曰刌度也截也苴刌茅者藉祭之刌茅也度而截之故謂刌茅

饌兩豆菹醢於西楹之東醢在西一鉶亞之注醢在西南面取之得左取菹右取醢便其設之　疏一鉶亞之菹以東也尸在奥東面設者西面設于尸前菹在南醢在北今于兩楹東饌之菹在東醢在西是南面取之得左菹右醢至尸前西面設之便也從獻豆兩亞之四籩亞之北上注豆從主人獻祝籩從主婦獻尸祝北上菹與棗不東東陳別于正　疏此從獻豆籩雖文承一鉶之下而云亞之下別云北上是不從鉶東為次宜于鉶東北以北為上向南陳之然則東北

葅為首次南臨醢東栗栗北棗棗東棗棗南栗故鄭云北上葅與棗也云不東陳别于正者以二豆與鉶在尸為獻前為正此皆在獻後為非正故東北别也饌黍稷二敦於階間西上藉用萑席注藉猶薦也

敖氏繼公曰藉敦未必有席席字盖因上文而衍也特牲禮藉用萑

匜水錯於槃中南流在西階之南簞布在其東注流匜吐水口也

敖氏繼公曰自設洗至此其陳設之位與特牲饋食異者皆為變于吉

陳三鼎於門外之右北面北上設扃鼏注門外之右門西也匕俎

在西墊之西注不饌于墊上統于昪也墊有西者是室南鄉羞燔俎在內西墊上南順注南順于南面取縮執之便也肝俎在燔東

郝氏敬曰羞俎之俎非正俎三昪為正從薦為羞肉曰燔肝曰炙不言炙可知也

蕙田案以上陳饌具

主人及兄弟如葬服賓執事者如弔服皆即位於門外如朝夕臨位婦人及內兄弟服即位於堂亦如之注葬服者既夕曰丈夫髽散帶垂也賓執事者賓客來執事也疏始虞與葬服同三虞皆同至卒哭乃變麻服葛也賓客來執事以其虞為喪祭主人未執事案曾子問士則朋友奠不足則取于大功以下

敖氏繼公曰婦人及內兄弟其服皆如葬服其位皆如臨位婦人葬服絰無所見盖與既殯之服同

祝免澡葛絰帶布席於室中東面右几降出及宗人即位於門西東面南上注祝亦執事免者祭祀之禮祝所親也澡治也治葛以為首絰及帶接神宜變也然則士之屬官為其長弔服加麻矣至于既卒哭主人變服則除右几于席近南也

張氏爾岐曰祝執事而免者以其身親祭祀之禮不嫌于重也

宗人告有司具遂請拜賔如臨入門哭婦人哭注臨朝夕哭

主人即位於堂衆主人及兄弟賔即位於西方如反哭位注既夕曰乃反哭入門升自西階東面衆主人堂下東面北上異于朝夕

敖氏繼公曰反哭之位乃順孝子一時之心而爲之本非正位自始虞至卒哭其位皆如之者盖因此以別于既祔以後吉祭也

祝入門左北面注不與執事同位接神尊也　疏上宗兄弟賓即位于西方者皆是執事

人西階前北面注當詔主人及賓之事　疏宗人在堂下是主人在堂時若主人在室則宗人

升戸外北面

蕙田案以上主人及賓入即位

祝盥升取苴降洗之升入設於几東席上東縮降洗觶

升止哭注縮從也

郝氏敬曰祝盥手于西階下槃內升堂取苴茅于西坫上降洗于西階下復升堂入室設于几東神席上東縮席向東茅順東西直布苴以藉祭佐食祭黍稷豕膚醴皆奠苴上故先設

主人倚杖入祝從在左西面注主人北旋倚杖西序乃入喪服小記曰虞杖不入於室祔杖不升於堂然則練杖不入於門明矣贊薦菹醢醢在北注主婦不薦齊斬之服不執事也曾子問曰士祭不足則取于兄弟大功以下者疏齊斬不執事唯為令時至于尸入之後亦執事兩籩棗栗設于會南至于祔祭雖陰厭亦主婦薦主人自執事也佐食及執事盥出舉長在左注舉舉鼎也長在左在西方位也凡事宗人詔之鼎入設於西階前東面北上匕俎從設左人抽扃鼏匕佐食及右人載注載載于俎佐

食載則亦在右矣 卒朼者逆退復位注復賓位也 俎入設於豆東魚亞之腊特注亞次也 贊設二敦於俎南黍其東稷注簋實尊黍也 疏西黍東稷西上故云尊黍經言敦注言簋者敦有虞氏之器周制士用之同姓之士容得從周制用簋 設一鉶於豆南注鉶菜羹也 佐食出立於戶西注饌已也

敖氏繼公曰既設俎則出而立于此矣後言之亦終上事乃及之也

贊者徹鼎注反于門外

敖氏繼公曰此徹鼎亦當與設俎相屬為之言于此者與上文之意同

祝酌醴命佐食啓會佐食許諾啓會卻於敦南復位注會

合也謂敦蓋也復位出立于戶西

張氏爾岐曰特牲少牢有酒無醴故厭亦用酒此酒醴兼設以醴陰厭以酒酳尸亦其異于吉祭也

祝奠觶於鉶南復位注復位復主人之左主人再拜稽首祝饗注饗告神饗也饗神辭記所謂哀子某哀顯相夙興夜處不寧下至適爾皇祖某甫饗是也疏鄭注云饗辭勸強尸之辭也凡吉祭饗尸曰孝子則宜曰孝孫某圭為孝薦之饗是也

敖氏繼公曰饗辭即記所云哀子某圭為而哀薦之饗者也

命佐食祭注此祭祭于苴也佐食許諾鉤袒取黍稷祭於苴三取膚祭祭如初祝取奠觶祭亦如之不盡益反奠之主

人再拜稽首注鉤祖如今擐衣也苴所以藉祭也孝子始將納尸以事其親為神疑于其位設苴以定之耳或曰苴主道也則特牲少牢當有主象而無可乎疏特牲少牢吉祭無苴案司巫云祭祀則共匰主及蒩館常祀亦有苴者以天子諸侯禮備故吉祭亦有苴凶祭有苴可知　祝祝卒主人拜如初哭出復位注祝祝者釋孝子祭辭疏迎尸上釋孝子辭經記無文宜與少牢迎尸祝孝子辭同但稱哀為異

敖氏繼公曰祝祝之辭則記所謂哀子某哀顯相夙興夜處不寧下至適爾皇祖某甫者也

觀承案上條鄭注引記饗神詞誤當移於此條祝祝卒之下則上文祝饗詞當如敖氏引

記所云哀子某圭為而哀薦之饗十字以注之為是也

藼田案以上設饌饗神是為陰厭

祝迎尸一人衰絰奉篚哭從尸注尸主也孝子之祭不見親之形象心無所繫立尸而主意焉一人主人兄弟檀弓曰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　尸入門丈夫踊婦人踊注踊不同文者有先後也尸入主人不降者喪事主哀不主敬　疏主人在西序東面衆兄弟西階下亦東面婦人堂上當東序西面　淳尸盥宗人授巾注淳沃也沃尸見尸有先後故踊有先後

盥者賓執事者也　尸及階祝延尸注延進也告之以升　尸升宗人詔踊如

初注言詔踊如初則凡踊宗人詔之 尸入戶踊如初哭止注哭止尊尸 婦人入於房注辟執事者

蕙田案以上迎尸

主人及祝拜妥尸尸拜遂坐注妥安坐也

敖氏繼公曰此皆變于吉祭也士之吉祭尸既坐主人乃拜妥尸祝不拜

從者錯篚於尸左席上立於其北注北席北也 疏此篚象特牲肵俎置于席北以擬盛尸之餞

郝氏敬曰從者即一人衰經奉篚者也

尸取奠左執之取菹擩於醢祭於豆間祝命佐食墮祭注下祭曰墮墮之猶言墮下也周禮曰既祭則藏其墮謂此也今文墮為綏特牲少牢或為羞失古正矣齊魯之間謂祭為墮

張氏爾岐曰尸取奠取祝所反奠于鉶南之觶也左執之者以右手將祭也下祭曰墮謂從俎豆上取下當祭之物以授尸使之祭佐食但下之而已疏以為向下祭之誤

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祭奠祝祝主人拜如初

尸嘗醴奠之注如初亦祝祝卒乃再拜稽首　疏其祝辭即下記云哀子某圭為而哀薦之饗

盛氏世佐曰此祝辭疏以下記所云饗辭當之敖氏既以饗辭用之陰厭而于此則不言其所用竊意所

釋之辭盖與上同一辭而再釋之者事神之道于彼乎于此乎庶幾其一聞之也

蕙田案虞祭三次祝辭注與諸家說各不同未審誰是

佐食舉肺脊授尸尸受振祭嚌之左手執之注右手將有事也尸食之時亦奠肺脊于豆　疏案特牲祝命遹敦佐食遹黍稷于席上舉肺脊授尸彼舉肺脊在遹敦後此舉肺脊在遹敦前者吉凶相變故也右手將有事為下文祭鉶嘗鉶是也

張氏爾岐曰此肺脊至尸卒食佐食方受之實于篚中間食時亦須奠之于豆

祝命佐食遹敦佐食舉黍錯於席上注遹近也尸祭鉶嘗鉶

注右手也少牢曰以柶祭羊鉶遂以祭豕鉶嘗羊鉶

張氏爾岐曰此但豕鉶祭之嘗之亦用柶

泰羹湇自門入設於鉶南胾四豆設於左注博異味也湇肉汁也胾切肉也

張氏爾岐曰鉶南觶北初設時留空處以待泰羹胾設于左正豆之北也

欽定義疏菜羹鉶之正泰羹其加也菹醢二豆豆之正胾四豆其加也有正有加祭禮也泰羹湇自門入爨在門外新自爨来欲其熱也設於左不言所上四豆

一物也

尸飯播餘於篚注不反餘也古者飯用手吉時播餘于會三飯佐食舉幹尸受振祭嚌之實於篚注飯間啗肉安食氣疏幹脅也又三飯舉胳祭如初佐食舉魚腊實於篚注尸不受魚腊以喪不備味又三飯舉肩祭如初注後舉肩者貴要成也疏周人貴肩故云貴者要成也舉魚腊俎俎釋三个注釋猶遺也遺之者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个猶枚也今俗或名枚曰個音相近此腊亦七體如其牲也疏俎釋三个不言牲體者下記云羹飪升左肩臂臑肫胳脊脅七體此佐食初舉脊次舉幹又舉胳終舉肩總舉四體唯有臂肫臑三者佐食即當俎釋三个故直舉魚腊而已

張氏爾岐曰牲七體魚腊各七佐食所舉以授尸者皆盛于篚所餘每俎三个將以改饌于西北隅也

尸卒食佐食受肺脊實於篚反黍如初設注九飯而已士禮也篚猶吉祭之有肵俎　疏少牢大夫禮十一飯諸侯十三飯天子十五飯故云九飯士禮也吉祭尸舉牲體振祭嚌之皆加于肵俎此尸舉牲體振祭嚌之皆實于篚故云猶肵俎也

蕙田案以上饗尸尸九飯

主人洗廢爵酌酒酳尸尸拜受爵主人北面答拜尸祭酒嘗之注爵無足曰廢爵酳安食也主人北面以酳酢變吉也凡異者皆變吉　疏特牲少牢尸拜受主人西面拜送與北面相反

賓長以肝從實於俎縮右鹽注縮從也從實肝炙

於俎也喪祭進柢右鹽于俎近北便尸取之也縮執俎言右鹽則肝鹽併也　䟽柢本也謂肝之本頭云右鹽于俎近北者據執俎之人左畔有肝右畔有鹽西面向尸尸東面以右手取肝于俎之右畔而擩鹽于左畔故云便尸取之

尸左執爵右取肝擩鹽振祭嚌之加於俎賓降反俎於西塾復位　注取肝右手也加于俎從其牲體也以喪不志于味

張氏爾岐曰加于俎盛牲體之俎賓所反則肝俎也復位復西階前衆兄弟之南東面位

尸卒爵祝受不相爵主人拜尸答拜　注不相爵喪祭於禮略相爵者特牲

曰送爵皇

尸卒爵

蕙田案以上主人酳尸

祝酌授尸尸以醋主人主人拜受爵尸答拜注醋報

坐祭卒爵拜尸答拜

楊氏復曰尸醋主人亦北面拜受坐祭卒爵及主人獻祝之時乃反西面位

敖氏繼公曰尸無降席之禮故祝為酌之酢不洗爵尸禮也孝子于是時乃飲而卒爵者為尊者之賜也

蕙田案以上尸醋主人醋與酢同古文通用

楊氏復曰奠之所尚者在於醴前饗神之時祝酌醴奠觶于鉶南及尸既坐取所奠左手執之以右手祭

菹祭黍稷肺乃祭奠于是祝祝主人再拜稽首而後尸嘗醴而奠之此是第一節牲之所重者在肺脊肺者氣之主也脊者體之正也故尸又先舉肺脊祭而嚌之又以左手執之乃以右手祭鉶而嘗之祝命爾黍敦錯於席上為尸之將飯也黍羮湆胾四豆至是新設之於俎豆之間以博異味也於是三飯舉幹祭而嚌之實於篚又三飯舉胳祭而嚌之實於篚又三飯舉肩祭而嚌之實於篚魚腊與豕為三鼎今所舉

皆豕而魚腊則不食焉唯佐食舉之以實於篚以喪不備味也尸卒食佐食乃受尸左手所執肺脊實于篚主人乃酌廢爵酒以酳尸賔長以肝從而獻禮成矣於是祝酌授尸尸以醋主人而主人獻尸之禮畢矣

筵祝南面注祝接神尊也筵用萑席主人獻祝祝拜坐受爵主人答拜注獻祝因反西面位薦葅醢設俎祝左執爵祭薦奠爵興取肺坐祭嚌之興加於俎祭酒嘗之肝從祝取肝擩鹽振祭

嚌之加於俎卒爵拜主人答拜祝坐授主人疏薦設皆執事者

敖氏繼公曰祝與佐食皆事尸者也故于酳尸獻尸之後獻焉不洗而獻者下尸也祭薦亦右手以菹擩臨祭于豆間也先奠爵乃取肺以祭離肺用二手也祭不言絶文省以肝從亦賓長也授主人下宜脫一爵字

張氏爾岐曰授主人者虛爵也

蕙田案以上主人獻祝

主人酌獻佐食佐食北面拜坐受爵主人答拜佐食祭酒卒爵拜主人答拜受爵出實於篚升堂復位注篚在庭不復

入事已也亦因取杖乃東面立　疏上文哭時主人升堂西序東面今升堂復位不復入室因得取杖復東面位也

欽定義疏　佐食不設席薦俎設於階間而不在室又無從佐食卑也吉祭亦然

蕙田案以上主人獻佐食

主婦洗足爵於房中酌亞獻尸如主人儀　注爵有足輕者飾也昏禮曰内洗在北堂直室東隅　疏如主人儀如上文主人酳尸之儀也　自反兩籩棗栗設于會南棗在西　注尚棗棗美

李氏如圭曰自反者自往取之而反也此兩籩及下獻祝籩即上饌時亞豆東四籩也

尸祭籩祭酒如初賓以燔從如初尸祭燔卒爵如初注初主人儀

欽定義疏尸不酢主婦喪祭禮殺也

酌獻祝籩燔從獻佐食皆如初以虛爵入于房

蕙田案以上主婦亞獻

賓長洗繶爵三獻燔從如初儀注繶爵口足之間有篆又彌飾

張氏爾岐曰當亦兼獻祝及佐食

蕙田案以上賓長三獻

婦人復位注復堂上西面位事已尸將出當哭踊

欽定義疏尸將出而哭踊其節與尸入同也故復堂上位以俟之吉祭無堂上位喪祭有之為哭踊也

祝出戶西面告利成主人哭注西面告告主人也利猶養也成畢也言養禮畢也不言養禮畢于尸間嫌皆哭注丈夫婦人于主人哭斯哭矣祝入尸謖注祝入而無事尸則知起矣不告尸者無遣尊者之道也從者奉篚哭如初注初哭從尸祝前尸出戶踊如初降堂踊如初出門亦如之注前道也如初者出如入降如升三

者之節

悲哀同

蕙田案以上祝告利成尸出

祝反入徹設於西北隅如其設也几在南厞用席注改設饌者不知鬼神之節改設之庶幾歆饗所以為厭飫也几在南變右文明東面不南面漸也厞隱也于厞隱之處從其幽闇　疏祝送尸出門而反入徹神前之饌改設于西北隅也其設于西北隅次第一如奥中東面設上文陰厭時右几今云几在南明其同必變文者少牢大夫禮陽厭時南面亦几在南此言右几嫌與大夫同故云明東面也特牲改饌几在南與此同示向吉有漸故與吉祭同厞用席以席為障使之隱也

熊氏朋來曰陰厭于室之奥陽厭于室之屋漏陰厭未迎尸陽厭尸已謖故二厭之時無尸大戴禮曰無

尸者厭也

蕙田案以上改設饌是為陽厭

祝薦席徹入於房祝自執其俎出注徹薦席者執事者祝薦席則初自房來贊闔牖戶注鬼神尚居幽闇或者遠人乎贊佐食者主人降賓出注宗人詔主人降賓則出廟門主人出門哭止皆復位注門外未入位宗人告事畢賓出主人送拜稽顙注送拜者明于大門外也賓執事者皆去則徹室中之饌者兄弟也

蕙田案以上事畢送賓

記虞沐浴不櫛注沐浴者將祭自潔清不櫛未在於飾也唯三年之喪不櫛期以下櫛可也今

文曰沐浴陳牲於廟門外北首西上寢右注言牲腊在其中西上變吉寢右者當升左胖也腊用棜櫝弓曰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　疏士虞唯有一豕而云西上明知兼兎腊也少牢二牲東上是吉祭東上令西上是變吉也日中而行事注朝葬日中而虞君子舉事必用辰正也再虞三虞皆質明　疏辰正謂朝夕日中

蕙田案以上記沐浴陳牲及行事之期

殺於廟門西主人不視豚解注主人視牲不視殺凡為喪事畧也豚解解前後脛脊脇而已熟乃體解升于鼎也　疏特牲吉祭故主人視牲又視殺羹飪升左肩臂臑肫胳脊脅離肺膚祭三取諸左膉上肺祭一實於上鼎注肉

謂之羹飪熟也脊脅正脊正脅也喪禮畧七體耳離肺舉肺也少牢饋食禮曰舉肺一長終肺祭肺三皆刌膉脡肉也　疏士之正祭禮九體此七體故云畧膚脅革肉擇之取美者

盛氏世佐曰膚祭三者陰厭時佐食為神祭于苴三是也必取諸左膉者近首貴也祭肺一則尸食時佐食取之并黍稷以授尸

升魚鱄鮒九實於中鼎注差減之　疏特牲魚十有五此略而用九升腊左胖髀不升實於下鼎注腊亦七體牲之類皆設扃鼏陳之注嫌既陳乃設扃鼏也載猶進柢魚進鬐注猶猶士喪既夕言未可以吉也柢本也鬐脊也

張氏爾岐曰吉祭牲進下魚進腴變于食生此喪祭與吉反是未異于生人也

祝俎髀脡脊脅離肺陳於階間敦東注不升于𣅜賤也統于敦明神惠也

祭以離肺下尸 疏尸祭用刌肺祝用離肺故云下尸

敖氏繼公曰此俎實自鑊而徑載于俎不復升于𣅜者不敢與神俎同也尸三俎用豕魚腊祝唯用豕亦變于吉也

蕙田案以上記牲殺體數𣅜俎陳設之法

淳尸盥執槃西面執匜東面執巾在其北東面宗人授巾南面注槃以盛棄水為淺汙人也執巾不授巾畀也

蕙田案此記沃尸面位

主人在室則宗人升戸外北面注當詔主人室事

盛氏世佐曰主人在堂則宗人立階前主人在室則宗人立戸外詔禮者宜近其人也皆北面鄉之

佐食無事則出戸負依南面注室中尊不空立戸牖之間謂之依

蕙田案此記宗人佐食面位

鉶芼用苦若薇有滑夏用葵冬用荁有柶注苦苦荼也荁堇類也乾則滑夏秋用生葵冬春用乾荁

張氏爾岐曰夏葵冬荁皆所以為滑也

豆實葵菹菹以西蠃醢籩棗烝栗擇注棗烝栗擇則菹刌也棗烝栗擇則

豆不楬籩有縢也

盛氏世佐曰豆籩之實宜異于奠其器則如初而已異于籩者向吉之漸如初者喪不致飾也

蕙田案此記鉶芼與豆籩之實

尸入祝從尸注祝在主人前也嫌如初時主人倚杖入祝從之初時主人之心尚若親存宜自親之今既接神祝當詔侑尸也

盛氏世佐曰經云尸及階祝延尸特牲少牢注皆云從後詔侑曰延則入門已後祝即轉居尸後矣言此者明其與出時異也尸出之時祝前

尸坐不說屨注侍神不敢燕惰尸謖祝前鄉尸注前道也祝道尸必先鄉之為

之節還出户又鄉尸還過主人又鄉尸還降階又鄉尸注過主人則西階上不言及階明主人見尸有踧踖之敬降階還及門如出户注及至也言還至門明其間無節也降階如升時將出門如出户時皆還向尸也每將還必有避退之容凡前尸之禮儀在此

敖氏繼公曰祝前者當尸之前而行也鄉尸還謂先鄉尸而即還也上降階者祝也下降階者尸也祝先降而鄉尸及尸既降祝乃反面而行

張氏爾岐曰祝之道尸必先以面鄉尸乃轉身前行謂之還上降階謂正降時此時祝以面鄉尸下降階謂既降時祝則轉身前行直至及門乃又鄉尸也

尸出祝反入門左北面復位然後宗人詔降疏復位上文祝入門

左北面之位詔降詔主人降

蕙田案以上記祝相尸之節

尸服卒者之上服注上服者如特牲士玄端也不以爵弁服為上者祭于君之服非所以自配鬼神士之妻則宵衣耳男男尸女女尸必使異姓不使賤者注異姓婦也賤者謂庶孫之妾也尸配尊者必使適也疏尸須得孫列者孫與祖為尸孫婦還與夫之祖姑為尸故不得使同姓女為尸也男尸先使適孫無適孫乃使庶孫女尸先使適孫妻無適孫妻使適孫妾又無妾乃使庶孫妻不得使庶孫妾自虞祭卒哭以後禫以前喪中之祭皆男女別尸吉祭則男女共尸

欽定義疏無適孫妻當使庶孫妻不使妾小記言妾祔

於妾祖姑可見惟妾母之喪乃以妾為尸耳其取孫倫之婦無服若輕服者為之與

張氏爾岐曰必使異姓謂女尸以婦不以族女

蕙田案以上記尸服及為尸者

無尸則禮及薦饌皆如初注無尸謂無孫列可使者也殤亦是也禮謂衣服即位升降　疏禮記云無孫則取同姓之嫡如無孫又無同姓之適是無孫列可使者也曾子問云祭成喪者必有尸明殤死無尸可知

張氏爾岐曰喪祭而無尸者其衣服位面升降之禮與薦饌之具皆與有尸者同

既饗祭於苴祝祝卒注記異者之節不綏祭無泰羹湇胾從獻注不綏言獻記終始也事尸之禮始于綏祭終于從獻綏當為墮主人哭出復位注於祝祝卒疏謂祝祝卒無尸可迎既無上四事主人遂卽哭出復戶外東面位祝闔牖戶降復位于門西注門西北面位也男女拾踊三注拾更也三更踊疏凡言更踊者主人踊主婦踊賓乃踊三者三為拾也如食間注隱之如尸一食九飯之頃也祝升止哭聲三啟戶注聲者噫歆也將啟戶警覺神也主人入注親之

欽定義疏無尸則不行三獻禮主婦與賓皆不入故于將徹時主人又入以致其敬若親送之者然亦倚杖

乃入

祝從啟牖鄉如初注牖先闔後啟扇在内也鄉牖一名也如初者主人入祝從在左主人哭出復位注堂上位也仍前戶外東面疏卒徹祝佐食降復位注祝復門西北面位佐食復西方位不復設西北隅者重閉牖戶褻也宗人詔降如初注初贊闔牖戶宗人詔主人降之疏禮畢降堂宗人詔之亦如上經也

蕙田案以上記無尸者陰厭之禮

始虞用柔日注葬之日日中虞欲安之柔日陰取其靜

張氏爾岐曰古人葬日例用柔日

曰哀子某哀顯相夙興夜處不寧注曰辭也祝祝之辭也喪祭稱哀顯相助祭者也顯明也相助也詩云於穆清廟肅雝顯相不寧悲思不安敢用絜牲剛鬣注敢昧冒之辭豕曰剛鬣香合注黍也大夫士于黍稷之號合言普淖而巳此言香合蓋記者誤爾辭次黍又不得在薦上疏曲禮所云黍稷別號是人君法嘉薦普淖注嘉薦菹醢也普淖黍稷也普大也淖和也德能大和乃有黍稷故以為號云明齊溲酒注明齊新水也言以新水溲釀此酒也郊特牲曰明水涚齊貴新也或曰當為明視謂兔腊也今文曰明粢粢稷也皆非其次

敖氏繼公曰明齊蓋言醴也郊特牲曰縮酌用茅明酌也又曰明水涚齊貴新也蓋用明水涚醴齊故曰明齊也祝祝之時奠用醴而巳不用酒也云溲酒似衍文

盛氏世佐曰溲醙同白酒也上經云兩甒醴酒酒在東是醴與酒兼設矣明齊謂醴溲酒謂酒記文甚明先儒曲為之説特以饗神用醴而不用酒爾然酒以酳尸尸即神象也祝祝之時言醴而并及于酒不亦宜乎

哀薦祫事注始虞謂之祫事者主欲祫先祖也以與先祖合為安

適爾皇祖某甫注爾女也女死者告之以適皇祖所以安之也皇君也某甫皇祖字也若言尼甫

饗注勸強之也

敖氏繼公曰以祔祭例之當云尚饗蓋庶其饗此祭也

再虞皆如初曰哀薦虞事注丁日葬則巳日再虞其祝辭異者一言耳

張氏爾岐曰皆如初謂用日祝辭皆與初虞同

三虞卒哭他用剛日亦如初曰哀薦成事注當祔于祖廟為神安于此後虞改用剛日剛日陽也陽取其動也士則庚日三虞壬日卒哭其祝辭異者亦一言耳他謂不及時而塟者喪服小記曰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後卒哭然則虞卒哭之間有祭事者亦用剛日其祭無名謂之他者假設言之文不在卒哭上者以其非常也令正者自相亞也檀弓曰葬日中而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于祖父如是虞為喪祭卒哭為吉祭

敖氏繼公曰三虞卒哭謂既三虞遂卒朝夕哭也他者變易之辭猶令之言別矣不用柔日而別用剛日故曰他也他用剛日則三虞卒哭後于再虞三日矣

蕙田案敖氏以三虞與卒哭合為一祭非是

其詮解他字之義較注說為長

又案以上記祭日及祝辭

獻畢未徹乃餞注卒哭之祭既三獻也餞送行者之酒詩云出宿于泲飲餞于禰尸旦將始祔于皇祖是以餞送之 疏虞卒哭同在寢祔則在廟故有餞送尸之禮

張氏爾岐曰卒哭祭之明日將祔于廟故卒哭祭畢餞之于寢門之外此下所記即其儀也

尊兩甒于廟門外之右少南水尊在酒西勺北枋注少南將有事于北有玄酒即吉也此在西尚凶也言水者喪質無鼏不久陳

張氏爾岐曰廟門寢門也

洗在尊東南水在洗東篚在西注在門之左又少南饌籩豆脯四脡注酒宜脯也

盛氏世佐曰虞祭兩豆菹醢餕則一豆一籩是其異也脯籩實也不言豆實亦醢可知

有乾肉折俎二尹縮祭半尹在西塾注乾肉牲體之脯也如今凉州烏翅矣折以為俎實優尸也尹正也雖其折之必使正縮從也

張氏爾岐曰二正體縮陳俎上又截正體之半以備授祭

尸出執几從席從注祝入亦告利成入前尸尸乃出几席素几葦席也以几席從執事也

尸出門右南面注俟設席也　席設于尊西北東面几在南賓

出復位注將入臨之位士喪禮賔繼兄弟北上門東北面西上門西北面東上西方東面北上主人出即位于門東少南婦人出即位于主人之北皆西面哭不止注婦人出者重餞尸疏婦人有事自堂及房而已今出寢門之外故云重餞尸也尸即席坐唯主人不哭洗廢爵酌獻尸尸拜受主人拜送哭復位

敖氏繼公曰唯主人不哭為將行禮也然則亞獻三獻之時主婦賔長亦不哭特於此見之也主人拜送盖亦北面如室中之儀

盛氏世佐曰唯主人不哭見其餘哭自若也將獻者哭止獻主于敬不欲以哭亂之

薦脯醢設俎于薦東朐在南注朐脯及乾肉之屈也屈者在南變于吉　疏曲禮云以脯脩置者左朐右末是吉時屈者在左今尸東面而云朐在南則屈在右末在左故云變于吉也　尸左執爵取脯擩醢祭之佐食授嚌注授乾肉之祭　尸受振祭嚌反之祭酒卒爵奠于南方注反之反于佐食佐食反之于俎尸奠爵禮有終　疏爵不酢而奠之是為禮有終　主人及兄弟踊婦人亦如之

敖氏繼公曰亦如之者亦及內兄弟之屬皆踊也

主婦洗足爵亞獻如主人儀無從踊如初賓長洗繶爵三獻如亞獻踊如初佐食取俎實于篚

郝氏敬曰無從

無籩豆從薦也

盛氏世佐曰餞尸之禮主人既不以肝從獻則主婦之不以燔從可知不待言也此云無從者指籩而言

上經自反兩籩棗栗設于會南是也以其繼

爵而進亦得云從并此而無之禮尤殺也

尸謖從者奉篚哭從之祝前哭者皆從及大門內踊如初注男女從尸男由左女由右及至也從尸不出大門者由廟門外無事尸之禮也

尸出門哭者止注以餞于外大門猶廟門

賔出主人送拜稽顙注送賔拜于大門外

疏從尸不出大門者有事尸限送賔大門外自是常禮但禮有終賔無答拜之禮也

主婦亦拜賔注女賔也不言出不言送拜之于闈門之內闈門如今東西掖門

丈夫說絰帶于廟門外

注既卒哭當變麻受之以葛也夕日則服葛者為祔期

疏喪服注云大夫以上虞而受服士卒哭而受服約

此文而言也今日為卒哭祭明旦為祔前日之夕為祔

祭之期變麻服葛是因祔期即變之使賓知變節故也

張氏爾岐曰是日之夕主人

因告賓祔期則服葛帶也

入徹主人不與注入徹者兄弟大功以下言主婦人說

人不與則知丈夫婦人在其中

首經不說帶注不說帶齊斬婦人帶不說也婦人少變

而重帶帶下體之上也大功小功者葛帶

時亦不說者未可以輕文變于主婦之質至祔葛帶以

即位檀弓曰婦人不葛帶疏大功以下夕時未變麻

服葛者以其與主婦同在廟門外主婦不變大功以下

亦不變夕後入室可以變故至祔旦以葛帶即位也

張氏爾岐曰檀弓所言亦謂婦人服齊斬者大功

以下是日雖不說麻明日祔祭則葛帶以即位矣

蕙田案以上記卒哭餞尸之禮

無尸則不餞猶出几席設如初拾踊三注以餞尸者本為送神也丈夫婦人亦從几席而出　疏雖無尸送神不異故云如初

哭止告事畢賓出

蕙田案以上記無尸不餞之禮

死三日而殯三月而葬遂卒哭注謂士也雜記曰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此記更從死起異人之間其義或殊　疏士三日殯三月葬皆通死日死月數是以士之卒哭在三月内大夫以上殯葬除死日死月數大夫三月葬除死月則通四月又有五虞則卒哭在五月諸侯以上可知注異人謂記者不一人故言有更端

將旦而祔則薦注薦謂卒哭之祭

張氏爾岐曰旦

謂明旦之旦

卒辭曰哀子某來日某隮祔爾于爾皇祖某甫尚饗注卒辭卒哭之祝辭隮升也尚庶幾也不稱饎明主為告祔也疏迎尸之前祝釋孝子辭云爾女子曰皇祖妣某氏注女孫祔于祖母疏此女子謂女未嫁而死或出而歸或未廟見而死歸葬女氏之家既葬祔于祖母也婦曰孫婦于皇祖姑某氏注不言爾曰孫婦差疏也其他辭一也注來日某隮祔尚饗饗辭曰哀子某圭為而哀薦之饗注饗辭勸彊尸之辭也圭絜也詩曰吉圭為饎凡吉祭饗尸曰孝子疏祔及練祥吉祭其辭亦用此但改哀為孝耳

蕙田案以上記卒哭告祔之辭及饗辭

明日以其班祔注卒哭之明日也班次也喪服小記曰祔必以其昭穆亡則中一以上凡祔已復于寢如既祫主反其廟練而後遷廟　疏祔祭與練祭祭在廟祭訖主反于寢其大祥與禫祭其主自然在寢祭之案下文禫月逢四時吉祭之月即得在廟祭但未配而已

沐浴櫛搔翦注彌自飾也

用專膚為折俎取諸脰膉注專猶厚也折俎謂主婦以下俎也體盡人多折骨以為之今以脰膉貶于純吉今文字為折俎而說以為肵俎亦甚誣矣

張氏爾岐曰吉祭折俎用體骨此用膚為不同

其他如饋食注如特牲饋食之事或云以左胖虞右胖祔今此如饋食則尸俎肵俎皆有肩臂豈

復用虞辟乎其不然明矣　疏虞不致爵夫婦無祖此上文有祖則夫婦致爵矣以祔時變麻服葛其辭稱孝夫婦致爵與特牲同注或云以下鄭君以經文破當時左胖虞右胖祔之說也

敖氏繼公曰其他謂陳設之位與事神事尸之儀及執事者也

用嗣尸　注虞祔尚質未暇筮尸　疏用嗣尸者從虞以至祔祭惟用一尸而已

欽定義疏自虞至祔惟用一尸不易尸者固以喪中不暇筮尸亦以數日之間欲令神之馮依有定不可倏彼而倏此也或曰孫于祖為嗣用嗣尸者即以虞尸為皇祖之尸而新祔之孫不另設尸也

曰孝子某孝顯相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惰其身不寧

注稱孝者吉祭　用尹祭　注尹祭脯也大夫士祭無云脯者今不言牲號而云尹祭亦記者誤矣　嘉

薦普淖普薦溲酒　注普薦鉶羹不稱牲記其異者　適爾皇祖某甫以隮

祔爾孫某甫尚饗　注欲其祔合兩告之曾子問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

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然則士之皇祖于卒哭亦反其廟無主則反廟之禮未聞以其幣告之

乎

張氏爾岐曰上句告死者下句謂皇祖

蕙田案以上記祔祭之禮

期而小祥注小祥祭名祥吉也檀弓曰歸祥肉曰薦此常事注祝辭之異者言常者期而祭禮也

張氏爾岐曰此謂練祭

又期而大祥曰薦此祥事注又復也　疏謂二十五月大祥祭

敖氏繼公曰凶事至是盡除故曰大祥而其辭曰祥事言大者對小之稱

中月而禫注中猶間也禫祭名也與大祥間一月自喪至中凡二十七月禫之言澹澹然平安意也

是月也吉祭猶未配注是月是禫月也當四時之祭月則祭猶未以某妃配某氏哀未忘也少牢饋食禮祝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　疏謂

是禫月得禫祭仍在寢此月當四時吉祭之月則于廟行四時之祭于羣廟而猶未得以其妃配

敖氏繼公曰禫之月即安祭所以安神至是方云吉祭則于祔云其他如饋食者亦大約言之耳猶未配孝子之母雖先其父而卒者此時猶未以之配祭也盖此祭主于安其父之神靈故不及其母

盛氏世佐曰別云是月則禫祭與吉祭同月而異日明矣吉祭謂以吉禮祀令亡者于廟也前此者虞不致爵小祥不旅酬大祥無無筭爵皆未吉也至此純以吉禮行之故曰吉祭一月而兩祭者禫尚在寢吉祭則以其新遷于廟而為是祭以妥其神也配謂以

其妃之先卒者合食也婦人無廟其妃之先卒者鄉祔于皇祖姑今其夫遷廟之後乃合食焉是則所謂配也未配則祭考而已不及妣也未配之義有二一則以其在二十七月之内未忍純以鬼神之道事之一則喪三年不祭是時羣廟之祭猶未舉固不得而獨私其母也盖此祭為新遷廟者不為舊在廟者至于羣廟之祭則必待三年喪畢二十八月而後行之也疏以此祭為祭羣廟非

蕙田案以上記大祥小祥禫祭吉祭

右儀禮士虞禮

附方氏苞儀禮喪服或問

喪服不及高祖何也與曾祖同也何以知其同無可殺也何以知其非無服也未有旁服以是屬而反遺於正體者也服之有差所以責其誠以義則高曾等重而恩亦未見其有差也後世易曾祖為五月高祖三月而例以小功緦麻之月數未達於先王稱情以

立文之義也

父在為母齊衰期何也所以達父之情而使其事也期之外父居復寢樂作矣而子纍然哭泣於其旁是使父不自克也若父之喪則母與子同戚憂故不慮其相感動也古者大夫有出疆之政則祭必攝期之外祭當攝而廢焉是使父不得伸敬於祖父也然則父殁為母三年何以不慮祭之廢子以哀而不得伸敬於祖父情也以子之哀而使父不得伸敬於祖父

是傷父之志也然則後世加以三年易以斬衰而衆

安焉何也古之為喪也責其實後世之為喪也侈其

文古者服有厭降而居處飲食一如其常期是文雖

屈而不害其實之伸也若實之亡而徒以三年為隆

是相率而為僞也父母何别焉又况斬齊苴削象於

外以為文者乎

父殁為母齊衰三年何也不貳斬者原母之情而不

敢並於父也加以再期原子之情而著其本不異於

父也杖之削也經之右本也取諸天地陰陽以為象焉耳非謂恩義之有重輕也記曰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剡不曰斬衰之喪如斬齊衰之喪如剡也然則父在為母期所以達父之情而非子之情有所殺便父之事而於子之事無所變也決矣

慈母如母何也婦人同室志常不相得能使視他人之子如巳子乎因其無子無母者而命之然後身以有所託而安情以無所分而篤又申之以母服葢重

其義以生恩也又緣其恩以起義也

婦為舅姑齊衰期何也稱情以立文其情適至是而止也婦之痛其舅姑信及子之半可以稱婦順矣其義之重比於孫之喪其祖不可謂非隆矣虞杖不入於室祔杖不升於堂謂可以舍杖而仍焉是作偽於其親也婦為舅姑後世易以斬衰三年將責以誠乎抑任其偽乎此以知禮非聖人不能作也

妾為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妾為女君君之長子三

年何也婦人之性惟猜妒為難化也故以禮明彰其義而潛移易焉一人有子三人緩帶所以同其喜服為女君君之長子三年所以同其憂如此則女教明家和理而下型於兄弟矣婦為舅姑期其情適至是而止妾為女君君之長子三年將責以誠予責以誠也舅姑以考終常也長子死家之大變也先祖之正體摧君及女君痛如斬而不與同其憂非事人之道也其曰女君君之長子何也無適雖庶長不敢殺也

繼母嫁從為之服期何也此以權制使背死而棄孤者無所逃其罪也夫無大功之親相養以生守死義也而孤則無與立矣嫁而以從於死者猶有說焉故母子之恩不可絶也古者同財相養何以不及小功之兄弟聖人不以衆人之所難者望人盖専其責於所親也因母嫁而從者無文何也其服同也何以知其同無可加也

繼父同居者服期何也所以存孤而使人不獨子其

子也亂之喪其故雄者常護其子而卒莫能容非其族也能卵而翼之有父道焉故正其名重報以教民厚也不同居而齊衰三月者猶仍其父之名亦此義焉爾古者大宗收族而禮文復具此何也人事或有所窮也如單微轉徙之類

為妻齊衰期何也古之為夫婦者嚴於始而厚於終故三月而後反馬微不當於舅姑而遂出焉其能成婦順則父母得其養兄弟姑姊妹得其親三黨得其

和子姓得其式夫茍亡常以死責之其擔負至死而後弛故於其喪服以期而非過也然則一同於母乎妻則期之外寢可復樂可作矣母則居處飲食猶三年也漢戴德喪服變除天子諸侯庶昆弟大夫庶子為其母哭泣飲食居處思慕猶三年也何以知其然也諸侯絶期而公族有死罪素服居外不舉不聽樂如其倫之喪況所生之痛如斬者乎大夫之適子何以不降其妻也舅姑為之大功則去期近矣祭之宜攝而廢也僅矣

出妻之子為母與父在為母同何也父之匹敵身之所自出也雖去父之室服不可降於期然自是而終矣其無別于父之存歿何也為父後者無服則祭可攝矣義既絶於父雖達子之哀而不慮其相感動也其為外祖父母無服何也從服也母出則無所從矣轉而服繼母之黨矣別記曰妾從女君而出則不為女君之子服用此見婦而不婦不惟自絶於舅姑且絶其子於己之父母不惟自遠其子且絶其子於娣

娙雖終於父母之室而終身作焉所以重懲婦行之放佚而使不敢犯也

大夫之庶子公之昆弟何以降也為為尸也卿大夫將為尸于公未受宿有齊衰内喪則廢是以降而大功也古者尸必以孫無親者然後以其屬傳曰公子厭于先君之餘尊信乎非也公妾大夫之妾為其子與父母皆不降則服之降非以尊厭審矣妾得伸以不與於祭焉爾大夫之庶子為適昆弟不降父之所

不降則祭與尸皆無事焉爾

父在為母期而世母叔母亦期母為衆子期而夫之昆弟之子亦期何也恩之所難屬也故重其義以維之幼失父母舍是無依也嫠而獨舍是無歸也故非其母也而母之所以責母之義也非其子也而子之所以責子之義也記曰叔母世母疏衰踊不絶地又曰叔母世母故主宗子食肉飲酒故知責以義為多

古之詳於殤服何也先王之制喪禮一以哀死一以

衛生也悲哀志懣氣盛故袒而踊之所以動體安心下氣也水漿糜粥量而後納恐其有所滯壅也哭泣奠告所以致其思慕也蓋必備其禮達其情而後哀可節焉人之愛其子也於所親為甚服可除其情不可抑而絶也故子婦之愚惷者乃過時哭泣以傷長老其敬順者或攝隘以傷其生用此知古之道所以達人情之實而不可易也

適孫為祖父母三年而報以期何也三年者代其父

也原父之心致痛於尊者之惸獨無終極也故累而相承雖高曾無殺焉適子之服既三年矣原子之心見父母之致哀於卑者惟恐其或過也故適孫以期斷此先王所以達人情權禮義而不可損益也曰適孫而不曰祖為適孫故知祖母同

夫承高曾之重則妻何服凡祭必夫婦親之父卒為祖父後者斬則妻從服如舅姑可知也高曾視此矣然則母在宜何服原祖之情不忍以孫之亡而遠其

婦縁婦之義不敢以夫之亡而遠其祖則服如舅姑可也然則婦姑同服可乎義之重均則高曾之服同齊衰三月恩之輕均則從祖父母諸父昆弟同小功安在婦姑不可以同服也

為人後者為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父舉正統而母黨則詳焉何也正統有重服嫌或同於庶子母黨有徒從嫌或同於前母之子故著之也母之黨然則父之黨無降殺可知矣

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昆弟姊妹適人者之外服不見經何也以親兄弟之子而相後則三者之外服皆同也以是知古之立後親者盡然後取於疏所以則天經而定民志也

庶子之子為父之母服不見經何也大夫之庶子父在為母大功父歿遂則其子從服而每降焉可知也不嫌於以之配祖而卑其祖與庶子父歿為母三年不嫌於以之配父而卑其父也先王制禮恩與義並

行而不相悖別記曰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為其皇姑則君夫人在既以正其姑之名而服以婦之服矣庶子得服母之黨庶子之子乃不得從父而服父之母乎然則妾母不世祭穀梁傳於子祭於孫止何也彼據適子而言之也庶子不祭禰故緣父之恩與兄弟之義而使其母得祔食焉易世以後則庶子之子自立禰廟以饗其親而上及於祖妣矣是以於適孫則止也周祀姜嫄蓋斯禮之下達舊矣

女子適人而無主者不為父母斬何也父母之於女服可加者仁之通女之於父母服不可加者義之限也服過於期則疑於去夫之室矣然則姪與兄弟之期何以報也期其本服也小功皆在他邦加一等況適人而無主後者於其兄弟乎故加期以報而無所嫌焉耳

適孫婦服不見經何也文脫也庶孫婦緦則小功可知矣或曰適婦在則孫婦不得為適非禮意也凡祭

必夫婦親之孫為祖後其婦從爲適婦婺不得主祭

準以有適子無適孫之義則失之矣

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乎天子則為天子服世子誓於天子而不為天子服何也古者繼世以象賢故君薨子承嗣三年之喪畢類見於天子天子錫之命而後其位定（未類見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令父在承嗣與定位不可知故其服不可得而制也古者諸侯覲於天子既事肉袒請刑世子不為天子服皆所以使自戒懼而

不忘其事守也然則無變乎喪之通禮父有服宮中子不與於樂則既為之變矣

國君絕期而為適子之長殤中殤大功何也痛先祖正體之摧也用此見父為長子三年通乎上下

小功之親皆在他邦加一等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何也以事之變而生其恩故不得服其常服也別記曰生不及從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則否記文脫從辨見戴記或問情之所不屬不可作而致故并其

服而去之所以責服其服者之誠也

婦人為子婦小功而夫之昆弟之子婦大功何也報服也姑之於婦不可以言報夫之昆弟之子婦服不見經何也以婦服夫之世母叔母知其報也何以知其報也大夫之子於不降期唯子不報也世父叔父期則從祖宜大功而服小功何也大功之親皆屬乎祖與父者也從祖則屬於曾祖者也其恩不可强而同且服止於五而窮於緦若從祖大功則三從之緦

施於六世矣朱子語類所載乃門人之問非朱子之答也

母之姊妹之服乃隆於母之兄弟何也女子在父之室於姊妹為尤暱故親其姊妹之子常過於舅之親其甥故稱其情而為之服也

戴記喪禮或問

在堊室之中非時見乎母不入門何也喪禮莫嚴於御内既葬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蓋之不避粱肉祥禫而後未吉祭不得復寢

食粱肉而凄然念所親者有之矣御内而不忘哀未

之有也禮以防徳非徒外之文既練居堊室悲憂則既殺矣使以見母而時接其内人哀敬之心移焉雖强居於外猶之乎作偽於其親也故見其母有時其入也有時其出也有時而母以外不得見所以示人心之危而俾自循省也

期終喪不御於内者父在為母為妻先王制禮非重妻而輕諸父兄弟也世父母叔父母兄弟姑姊妹子姓兄弟之子一斷以終喪不御於内設本大枝繁而

死喪相繼則人道為之曠絶矣故近其期所以使中人易守也寡伯叔父兄弟者必終喪不御於内妻一而已媵姪具於初婚内事以次攝非宗子娶不必再故其義可得而伸也何以言母妻而不言祖父母母與妻疑為父在而屈者也祖父母之伸則不以父在為疑者也

婦人喪父母既練而歸期九月者既葬而歸何也為人夫者無為哀其妻之親屬至於久而不慤也使歸而入室焉則喪之道息矣用此見古者士大夫必具

姪娣以攝內事奉舅姑然後婦人得成禮於所親禮不下庶人此類是也

妻妾之喪食異於子姓何也子姓之哀惟恐其不及也妻妾則或慮其過一以自嫌一為其夫嫌也古者閨門有禮故妻有娠居側室夫不自見而使人日一問之妻不自言而使姆對及其終也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婦人不絕於男子之手所以彰羞惡之原以立人之道也公父文伯死其母戒其妾曰二三婦之

辱共先祀者請無瘠色無憂容從禮而静是昭吾子也穆伯之喪敬姜晝哭而帷殯逹此義也夫

為父母喪未練而出則三年既練而出則已未練而反則期既練而反則遂之既練而出服之既除者不可以再始也然反父母之室而吉服以臨祭奠閒兄弟之衰麻可乎既練而反服之未除者不可以無終也然反夫之室而箭笄髽衰以侍舅姑而疑於為其夫可乎婦人持私親之服不歸夫家本義為不宜入室然亦恐疑於夫家之服舅姑意或惡之

古者婦為舅姑期之外服青縑以俟夫之終喪出與反者皆從是以終喪而居處飲食則自致焉可也

為君母後者君母卒則不為君母之黨服何也從服也君母卒則無所從矣父再娶從後母而服其黨父殁自服其母之黨父未殁不再娶則其不服君母之黨何也不可以徒從而恭於屬從也用此知古者妾有子則女君免於出先王制禮以立人道之防始婚具媵姪少者以次需所以禁男子之色過也妾有子

女君免於出所以化婦人之嫉心也

從服者所從亡則已屬從者所從雖殁也服徒從者

四惟妾為女君之黨一同於屬從何也婦人之妬者

恒視其妾如讐仇而先王制禮乃一同於天屬使㓜

而見焉長而思焉其哀吾子也不異於所生妾為女君之子與女君同其哀吾父母也不異於所生其哀吾親戚也不

異於同生而義之重恩之深至於雖殁而無變焉非

甚無良必且潛移其忍心而大怵於公義矣此禮之

所以起教於微眇而絶惡於未萌也

公子為其母練冠麻麻衣縓緣而其妻期何也子於所生服雖厭降中情不可得而奪也婦服其姑而異於嫡將有慢心焉故斷以期而正之曰皇姑間傳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為其皇姑所以示妾母之尊有獨伸而致其嚴也

父卒然後為祖父後者服斬父沒未成服而祖又歿如之何服以斬成服以卒之先後其他如父母之喪偕父在祖歿未成服而父又歿如之何服以斬其成

服不以歿之先後是何也父卒然後為祖後父之服未成則於祖無承也祖歿於父後而曾祖尚存如之何子為父斬不以祖之存歿異也則承父之重而為祖斬不以曾祖之存歿異可知矣父祖歿母在而祖母歿如之何父卒為祖斬不以母之存歿異也則祖卒而為祖母三年不以母之存没異可知矣繼祖母如因高曾視祖妻從夫適孫之母同婦其他皆以是類焉可也

祖父卒而后為祖母後者三年祖母歿未終喪而祖父歿如之何禮如父母之喪偕然則衰可更制乎女為父母未練而出則三年胡為不可以更制也

既葬若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矣不避梁肉若有酒醴則辭父母大父母諸父至尊親而不得食之何也君大夫父之友之食不常也有服人名之食不往大功以下既葬適人非其黨不食斬衰之喪非有大事不之君所大夫父之友可知家人而姑息之愛行焉則喪紀為之廢矣

喪三年不祭何也謂主孤不親即事也故曰惟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葢宗廟之祭則宰宗人攝之商書伊尹祀于先王周官量人職凡宰祭與鬱人受斝歷宗伯職王不與祭則攝位曾子問天子崩諸侯薨祝取羣廟之主藏之祖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未卒哭藏羣廟之主為不祭也主既反廟則時祭不可廢矣既殯五祀行于宮中況五廟七廟之祭而可廢至三年之久乎五祀則祝史薦之詳見曾子問山川百祀則有司舉之主孤不親涖焉爾大夫士之禮所以異者何也尊者統遠卑者統近士大夫之祭止於曾祖亡者之祖若父也其情戚矣

推生知死將見羶薌而不忍御焉雖廢祭可也諸侯之祭達於太祖豈惟家之承國體係焉天子之祭極於祖之所自出所承益遠矣其不親即事所以達孝子之情而祭不廢所以重先王先公之統也天地社稷越紼而行事則將脫衰而以嘉服乎天子者天地之宗子也以天地臨之私親可暫屈也諸侯之社稷天子之命祀也以天子臨之私親可暫屈也弁葛経而葬與神交之道也而況天地社稷之重乎成王崩

康王冕服以受顧命臨諸侯其去武王之喪未遠也必周公之所嘗行也然則越紼而行事終事而反喪服胡為其不可乎

天地社稷可越紼而行事宗廟之祭何以必使人攝也古者父為繼祖之子斬祖為適孫齊統之上承彌重則憂之下逮彌遠故君始喪祝取五廟七廟之主而藏於寢廟盖謂雖祭而不忍歆也既卒哭主各反其廟則時祭不可廢然緣祖考之心近者服猶未終

遠者憂猶未弭不忍見喪容之纍纍而易其服故使宰宗人攝焉所以達嗣子之哀而又以申其敬也君子不奪人之親而有君喪服於身雖父母之喪不敢私服何也使父母生而存固將斬齊而苴絰焉服有變除緣死者之心不敢以己之服而變除君之服也緣生者之義不敢以君之服而同於私服之有包有特也君之喪服除而後殷祭亦此義焉耳曰殷祭包二祥也有君喪服而可私舉虞祔何也葬有定期虞祔必連舉且以私服計之卒哭後有受而無變祥則變而

即吉矣
故不敢

緦不祭何也以同宮為斷也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於母之恩尚以承祭絶之設大夫之子為士士之所以異者

緦不祭
乃以四世兄弟之服而廢皇考王考之祭不亦舛乎曾子問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孔子曰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君之太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諸侯之大夫為夫人期為天子七月

祭皆廢然則外喪齊衰為世父母叔父母兄弟不同宮者可知也以同宮為斷則祭之廢者寡矣吉凶異道不得相干故同宮雖臣妾葬而後祭況親屬乎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為之再祭朋友虞祔而已無三年者何以不為之練祥也無後者從祖祔食他日之主祭者即夫人也大功而主喪必同祖之適長大功之服不及練祥則以時而祔食於祖可矣民不祀非族朋友何以得虞祔也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

而無主後者學者祭先聖先師皆以義屬耳而况兼以朋友之恩乎亡者無族既為之葬則迎精而反不可無以安之也䰟魄無依不可不為之祔也然則何以不並主其練祥也朋友虞祔而退衆賔皆在焉故主其事而不為嫌練祥之祭褻也自致其哀而以朋友叅焉則凟矣然則妻可練祥而不得虞祔何也虞有禮於賔祔以告其祖而以婦人專之則凟矣

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

之黨雖親弗主夫若無族矣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尹主之婦人出而不反然後私親主其喪是而主之是儕㑹者於出婦也朋友死無所歸孔子曰於我殯奉使而死於異國從行者非無親屬觀祭笠尸可見而君大夫之弔介主之義各有所當也前後家東西家而曰無有者求其夫之朋友而不得也古者男女始生必書於閭史二十五家之長在鄉為閭胥遂為里宰里尹即宰也二十五家豈能別置史非里胥自為之則取於比長之知書者朋友之道窮然後里尹可屬

焉周官黨正掌五族之喪紀無子而服加以期恩以窮而益篤也不敢主其喪義以變而益嚴也禮粗則偏是以非聖人不能制爾

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居處飲食衎爾何也義不得致其哀也未亡人考終以從先君於地下是國之福夫人之幸也古者禮莫嚴於男女故嫂叔不通問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不與同席而坐同器而食小君之喪而羣下致其哀君子以為偵矣

視君之母與君之妻比之兄弟何謂也凡小功者謂之兄弟孔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居處飲食衎爾兄弟之期其痛如刻胡可比也小功比葬食肉飲酒此曰發諸顔色者亦不飲食國體存焉爾

叔嫂之無服何也先王制禮使人知自别於禽獸故常以禽獸之道閑之叔嫂不通問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不與同席而坐同器而食大為之防而亂之生比由於此比以知聖人憂世之深也

諸侯有父母之喪而天子崩則如之何記曰君薨未殯臣有父母之喪歸殯反於君所親未殯則子之情不可奪也親既殯則臣之義不可違也春秋傳曰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未殯雖有天子之命猶不敢則既殯而往可知矣

夫人弔於大夫士何也君之懿親也服可除喪紀不可得而廢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為庶人死必赴練

祥則告況大夫士乎然則君與夫人之弔禮何以止於大夫士自庶人以下尊卑之體懸其力不足以周其事親與之為禮則受者以為難故聞其喪為之變正其賵賻承含而弔弗親焉爾

大夫之適子為君夫人大子如士服何義也古者孤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並入於成均舍不帥教而屏之遠方鮮不為士者故雖未仕而掌於諸子董以師氏令於宮伯國之休戚壹與有位者同之諸子職國有大事帥國子

而致于大子惟所用之若有甲兵之事以軍法治之會同賓客作以從王宫伯掌王宫之士庶子凡在版者有大事作宫衆則令之而況君夫人大子之大故乎然則士之子何以異也古之服喪者必舍於公宫邑宰之士猶既練而歸狐卿大夫有室老私有司以承家事故其子可持服於公宫若士之子亦如之則室家之計天屬族姻疾病死喪嘉好之事孰代承之此先王制禮所以稱物緣情而盡人之性也非元士之適子不入於成均非貴游子弟不學於虎門皆勢有不行然則與國民奚別焉父有服宫中子不

與于樂則與國同憂之日遠矣

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則否何謂也文脫而傳者承其誤也降而在緦小功者猶稅之而況正體至親之期乎從祖父母及所出之諸父昆弟於父為期為大功而已皆小功也小功不稅謂此焉爾

師之服不見於禮經何也古者自閭以達於國皆有師以課術業稽勤惰曰師曰弟子者乃有司之事守

爾其時有久近業有大小教有精粗誼有疏密故其服不可得而制雖曰人生在三事之如一然道之足以稱此者鮮矣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蓋前此未之聞也記曰服勤至死心喪三年蓋以孔氏之門人若喪父而無服耳周官調人之職曰師長之讐視兄弟或嚴如父或儕於長而比之兄弟以義為衡可以自擇矣

大夫士既葬公政入于家而庶人三年不從政何也非獨遂其哀心亦寬其財力俾得自營以更喪之所

費耳

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何謂也喪祭言寢者三既練舍外寢謂堊室也又期而大祥居復寢平日之外寢齊與小喪之所次也惟吉祭而復寢乃燕私之寢耳廬堊室之中不與人坐焉大祥復外寢則婦人可從而與執事矣而未吉祭不忍復其燕私之居孟獻子禫比御而不入未吉祭故也寢則未復而使婦人與執事何也哀心必以久而平常道必以漸而復先王

知孝子之情不可使脫衰而御內而邪惡之民欲動情勝而不能自止也故權其節會制以文理而使自循省焉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始飲酒者先飲醴酒亦此義焉爾鄭氏謂從御御婦人杜預謂從政而御職事皆非也大祥居外寢齊衰所次無御婦人之道既卒哭諸侯服王事大夫服國事既練諸侯謀國政大夫謀家事豈待既禫始從政御職事哉

婦人不居廬不寢苫何義也深宮固門以自藏復幬重衾以自蔽雖至痛而不廬不苫所以示守身之嚴而不可苟也然必有次焉班序羣居而不敢適私室

大記曰夫人世婦在其次則杖即位則使人執之曾子問曰壻親迎女在塗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男不入改服於外次女入改服於內次男女各有次限之以內外偕作並息雖有不肖者無由接於淫非此禮之所以閑其塗而禁於未發也其不及小功以下何也思則輕服則衆盡爲之變則勢有所不行矣

哀至則哭志懣則踊者人之情也哭踊有節則將抑

而止焉將作而致焉若是乎禮之不即人心也荀子曰將由夫愚陋邪淫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縱之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彼安能相與羣居而無亂乎將由夫修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用此推之哭踊必有節然後痛甚者依於禮而不敢遂不肖者勉要其節而中情不應其心必有動焉所以振其昏蒙而納之於人道也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

於此焉具之矣愴怳惚愾其節不能以自辨故商祝後主人而相焉

廬不於殯宮何也近則習習則哀心不可繼而微常則安安則敬心不可攝而散且親方存子之起居飲食必異所懼其褻也況在殯乎故無事不辟廟門朝夕褰帷而哭所以致哀而遂敬也廬於中門之外哭無時所以便事而達情也

始喪自君至於士哭以人代無停聲何義也所以使

衆著於親上死長之義而不敢慁也所以使主人哀情時觸而不敢忘也禮有以故興物者此其凡也期九月之喪皆三月不御於內大功之正服何以上比於期也此禮之所謂推而進也從父兄弟視同生有間矣而吾父視之猶子也泝之大父母則與吾一身也故緣祖若父之心而不忍遂離異焉兄弟之子婦踈矣而子猶吾子也故因服之有報而喪之如適婦重其義以明恩所以厚人倫而正家則也

居喪之禮小功緦麻無別焉何也服不容無差而哀不能更有差也其復寢之制無聞何也以期大功之三月推之則終月而復焉為已促矣義之輕莫若姑姊妹之子然吾姑姊妹方心絶而志摧茍有人心者能宴然即安於私寢乎恩之淺莫若妻之父母然人喪其親我不能旬月為之變而狎於婢妾古者婦人喪父母既練而歸尚望其誠孝於吾親而安其屬乎是謂察於人倫事淺而義慱矣

齊衰期者大功布衰九月者皆三月不御於內女入門遭喪而未婚者何以必俟喪之除也曾子問曰壻親迎女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男不入改服于外次女入改服于內次然後即位而哭曾子問曰除喪不復婚禮乎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於初御內之期斷以三月所以該事之變而計其所窮也始婚則一而不再吉凶異道不得相干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娶妻而下殤之小功不可則每上者可知矣除喪不復婚禮何也舅姑則既見矣盥饋則既親矣奠祭既與廟見之期既

踰是以過時而不可復也

親喪外除中月而禫則其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何也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祥以二十五月之始禫以是月之終是謂中月而禫是謂二十五月而畢爾

凡為位非親喪齊衰以下皆哭盡哀而東免絰即位袒成踊襲拜賓反位成踊送賓反位相者告就次三日五哭卒主人出送賓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哭止相者告事畢成服拜賓若所為位家遠則成服而後往

此聞諸父兄弟死於異國之禮也主人者或以親或以長而應主其人之喪者也告就次者聞喪不入內雖一夕必有次也若所為位家遠則成服而後往近則不忍待也首言非親喪者若親喪在外則無遠近聞而奔不暇為位以哭也舊說此以私事出未奔者果爾則在他國不應有衆主人兄弟故復遷就其說謂既奔喪至家則喪家之主人為之拜賓送賓衆主人亦謂在喪家者文義情事俱不可通

記曰相趨也出宮而退相揖也哀次而退相問也既

封而退相見也反哭而退朋友虞祔而退又曰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何也一以語其常一以語其變也或相知於異國或同事於異時其子未之或知而往弔則嫌於以父之行自居而使主人心愕焉故傷之而遂已焉爾

所識其兄弟不同居者皆弔何謂也死者所識之兄弟也弔者弔其所識也伯高死於衛孔子使子貢為之主而曰為爾哭也來者拜之朋友得為主而受弔

則兄弟可知矣弔所以哀生也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子且不弔況其兄弟不同居者乎大夫哭諸侯不敢拜賔何謂也君薨於異國子出迎諸臣在國者朝夕哭臨於朝國賔有入唁者則哭以答之而不敢拜也曾子問君出疆而薨其入也子皆從柩故知聞訃必出迎也知在國卿大夫哭臨者君雖未知喪臣先服則哭臨不待子之歸明

聘禮使者在他國君薨赴未至則哭於巷衰於館赴者至則衰而出諸臣在他國無受弔之禮而曰不敢

拜賓者主國君臣及他國同時而為聘使者必相唁也

與諸侯為兄弟為位而哭不曰不敢拜賓何也在禮非為後者不敢拜賓子姓且然况兄弟乎諸臣在他國及君之喪未至子未反而賓臨焉疑可以拜故著之也

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皆異姓也同姓不與焉衆主人是也大夫齊衰者奠其臣斬衰者不足然後取

焉下文天子諸侯之喪莫不斬衰者不與大夫齊衰者與故知其臣斬衰者不足然後取焉士則朋友莫不足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不使親者執事以間其哀上下所同也士取於疏者而大夫則取於親者何也執事者皆斬衰而以輕服間焉不稱也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明父之行不與也

絶族無移服故出妻之子於外祖父母無服況異父之兄弟乎公叔木狄儀之問游夏二子之答記者之失其傳爾

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不食而自悔其不情何也不及乎禮不可不自强也過禮而强之則本心為之變易矣曾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而不聞有悔者順其自然而無容心焉耳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緦必往非兄弟雖鄰不往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何也孔子之喪門人祥禫而後歸德之成義足以並所生道之合可以當同氣故曰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

古者過期而不葬則主喪者服不除故葬必服其初服也後世葬無期釋服而從吉久矣而葬乃返其初服非即遠而輕之義也周官之法不樹者無槨不績者不衰所以使内痛於心而外作於人也免喪而後葬者著之令無改於常服有故焉使得從改葬之服可也

重喪未除而遭輕喪其服之有兼也兼其輕者不兼其重者蓋輕者可包而重者不可二也斬衰之喪既虞卒哭遭齊

衰之喪輕者包重者特易其輕者不易其重者可易者以其痛之新不易者以其義之重也如前喪既虞卒哭受麻以葛以後喪之麻帶易前喪之葛帶而首仍前喪之葛絰麻有可以變葛者其恩本重也大功以上之麻有不可以變葛者其恩本輕也小功以下之麻麻以易葛而麻終仍反前喪之葛期大功卒哭以後則絰期大功之絰仍反練之故葛帶皆所以衡時義而達人情之實也

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何謂也三虞卒哭祝辭曰哀薦成事明日而祔虞之後不聞更有卒

哭之祭也以吉祭易喪祭謂以末虞之吉祭易初虞再虞之喪祭爾鄭氏據雜記上大夫虞以少牢卒哭成事祔皆太牢謂三虞後更有卒哭之祭非也禮於虞祔多連舉以卒哭為虞之一舉虞可包卒哭也間有虞卒哭並舉者亦不害末虞為卒哭也即以雜記之文言之安見非以末虞為卒哭而易牲以祭如士遣奠之以少牢哉

如三年之喪則既穎其練祥皆行何謂也前後喪皆三年然後祭可補也餘喪有主者則彼自及時而行練祥即此人為主既穎後亦不得追舉知然者上言除服兼諸父昆弟而此獨舉三年之喪以別之也

祭與除服事聯而義不相蒙小記曰期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祭

不為除喪也故合行者其常也遭變則廢舉各以義起有君喪服則私服不得除而練祥可追舉君之喪服除而後殷祭是也詳見曾子問並私服則服皆得除而祭惟重喪可追舉此記是也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為期朝服祥因其故服是祭之前夕已除前服故知除服與祭各為一事也注既穎虞後山陰陸氏以為禫後皆未安禫則後喪大祥俱畢然後補前喪練祭則過緩虞後則後喪甫三月餘而飲福衣朝服可乎禮文殘缺未知以穎代葛何據然以義揆之當為練後蓋既練則後喪大祥亦近矣雖暫服前喪大祥之服無害也

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

子可以嫁子可以娶婦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此就父言父就子言子也大功小功之服有無輕重父與子不可得而同父可冠子取婦而子不可冠取妻不得冠取也已可冠取妻而父不可冠子取婦不得冠取也

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而小功乃以卒哭為期何也用此知喪冠之禮不及於小功也大功以上其情戚而為期遠故因喪服而冠小功緦麻則俟焉而

用吉可知矣人情之實也與曾子問不合此所傳或異代之禮

妻視叔父母姑姊妹視兄弟長中下殤視成人姑姊妹之服輕於兄弟殤服降于成人而哀情則一也世叔父母之哀情有間矣而況妻乎謂宜一視者為厚於妻子而薄於世叔父母者言之爾

大夫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朔日忌日則歸哭於宗室君之喪邑宰之士既練而歸朝廷之士與大夫同次公館以終喪況子之於父母而可以適庶別乎女

子已嫁喪父母既練而歸子於父母而同於女子之已嫁乎既練居堊室非時見乎母不入門況反其私室與

大夫士將與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則猶是與祭也次於異宮既祭釋服出宮門外哭而歸其他如奔喪之禮如未視濯則使人告告者反而後哭祭必齋齋者齊不齊以致其齊者也父母死使次於異宮而禁其哭踊哀痛中廹尚能齊一以交於神明乎周官

凡禮事大宗伯掌之小宗伯佐之肆師又佐之所以代匱而備喪疾也況百執事所共無常而不可攝乎下以拂人之情而上以瀆神之祀先王之典禮必無是也

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祔於諸祖父之為士大夫者祔廟者告新主之將入也祔而各立廟於其家則安用告若奉主以入諸祖父之廟是無故而祧人之祖也其孫之當祔者又將安祔乎

公子祔於公子公子有宗道以收族爾羣公子死其子各立廟而祭之以爲小宗謂宜祔於祖之兄弟妥也

五禮通考卷二百六十二